

中華信義神學院
神學碩士論文

應許猶如對話：
路德《詩篇第二講義》的哀歌神學

指導教授：陳冠賢 博士

研 究 生：王環苓 撰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中華信義神學院 神學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文在中華信義神學院

一一一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神學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應許猶如對話：路德《詩篇第二講義》的哀歌神學

☒ 同意 ☐ 不同意（政府機關重製上網）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

☒ 同意 ☐ 不同意（圖書館影印）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中華信義神學院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不限地域與時間，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陳冠賢 博士

研究生簽名：王環苓
（親筆正楷）

學號：1060501
（務必填寫）

日期：西元 2023 年 5 月 18 日

中華信義神學院
神學碩士學位論文
考試委員審定書

王環苓 君 所提之論文

應許有如對話：路德的哀歌神學

經本委員會審查，符合神學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陳冠賢

朱頌恩

蔡慶貞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中華信義神學院

神學碩士論文中文摘要

論文題目：應許猶如對話：路德《詩篇第二講義》的哀歌神學

論文頁數與字數：81 頁，50806 字

指導教授：陳冠賢博士

研究生：王環苓 畢業年月：2023 年 6 月

論文提要內容：

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Operationes in Psalmos, Works on the Psalms*, 1519-1521)裡對哀歌的討論聚焦在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使得哀歌成為一種受苦之人藉著上帝的啟示抵抗上帝的隱藏的對話。信徒在哀歌中從啟示的上帝重獲信心，識出上帝隱藏在苦難底下的恩慈，據以發聲呼求。在哀歌中，信徒藉言語所發表的信心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受到苦難現實挑戰而遭受襲擊，繼而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得著維繫，最終也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再度獲得堅固。所以哀歌是信徒信心與上帝啟示應許的對話事件。

路德針對哀歌的神學思考，不只使我們得以正視哀歌的存在，同時也提供我們許多資源來討論哀歌，因為路德的哀歌神學具有以下幾個特徵：由上帝的隱藏做為出發，以基督應許為中心，指出信心與經驗之間的對抗關係。基於現代教會普遍忽視哀歌的現況，路德為哀歌神學所提供的神學洞見將有助於教會更加地重視哀歌在信徒信仰生活的影響。

關鍵字：哀歌、應許、隱藏的上帝、苦難、信心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ABSTRACT

TITLE OF THESIS

**DIALOG HANGS IN PROMISE: THE THEOLOGY OF LAMENT FOR
LUTHER'S *OPERATIONES IN PSALMOS***

by

WANG, HUAN-LIN

July 2023

ADVISOR: Dr. KUAN-SHIAN CHEN

MAJOR : LUTHERAN THEOLOGY

DEGREE: MASTER OF THEOLOGY

Luther's understanding about lament in "*Operationes in Psalmos*" (1519-1521) focuses on the dereliction of Jesus Christ and makes lament a resist the hiddenness of God by the revelation of God. Luther's theological concerns about lament focus on how believers reorient their precepts of God in the suffering. This includes regaining their trust in the revealed God and resisting the haunting hiddenness of God. In a word, lament is believers' dialog with God as way of trusting God in the dark. Lament makes faith a word-event. Believers' articulating faith battles when experienced Promise of God is assaulted by the suffering reality, hangs in God's present Promise and rests in the received Promise of God.

Lament expresses the truth about human experience, both trust and doubt. With his teaching of Christ as revealed God, Christ as promised Word of God and Christ as hope in suffering, Luther gives us the theological resources to confront the living tension induced by our lives and God's promise. Luther's insightful discussion about lament helps the Church to promote the use of lament in believer's faith lives.

Keywords: Lament, Promise, Hidden God, Suffering, Faith

致謝

感謝上帝幫助我完成了七年的神學課程。這一路上實在有太多的人幫助我、鼓勵我，使我能堅持到最後，完成這份論文。

感謝論文指導教授陳冠賢牧師，不斷地鼓勵我挑戰哀歌這個冷門的題目，並在一次次的晤談中，幫助我找到論文的架構，也在寫作上力求精確。感謝潘佳耀牧師為我們導覽路德研究領域的概況，還不時關心我的論文寫作。感謝歐祈人牧師帶我們討論路德的釋經革命，也幫助我們學習去表達自己的論點，也回應別人的論點。感謝俞繼斌牧師，在我遇到生命的難關時給予我莫大的支持與關懷，您就像您為我們介紹的牧者路德，牧養建造我的心靈。感謝柯安得牧師教授我們「十架神學」，啟發我朝「十架神學與苦難」這個方向去研究。感謝上帝，有同學玉堃、育倫、競愷、愷悌、春越、許帆和我一起討論切磋，讓這段學習的時光格外值得珍惜。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特別感謝學校圖書館泰運主任，大力協助蒐集相關的論文和書籍，除了館際合作、NDDS，還不時上網搜尋，為我找到重要的參考文獻。感謝施以恩老師遠從德國尋得潘寧柏格的論文，協助我通過谷歌翻譯，逐句消化論文的內容。還要感謝我的友人麗麗，在台大圖書館找到已經絕版停印的書籍。沒有你們的協助，我的論文就無法完成。

感謝基隆恩光堂教會弟兄姊妹，每次的主日崇拜，常用你們所熱愛的詩篇，為聖徒呼籲祈求，讓我備受安慰。感謝光復教會以琳團契的姊妹們不時的關心與代禱，尤其雯靜師母在病痛中還不忘關心我的論文進度，常常鼓勵我找老師討論，給我莫大的動力。感謝陪伴我走過人生低谷的弟兄姊妹：寶鳳姐、添全、海音姐、振江哥、獻南、淑宜、誠義、凌枝、逸婷、子玄、道明、建美、雲珍、光鄰，無論喜樂憂傷，都有你們同享同當，一路走來才能不覺孤單。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的關心與支持。我的先生文彬，無論是修課，或是撰寫論文，都參與在其中。聽我分享、與我討論、甚至分享撰寫論文的心路歷程，不時地給我許多的靈感和提點。特別在許多埋首書堆、苦心思索的日子，默默分擔許多責任，讓我全力學習。我的女兒惟明在工作忙碌之餘，還不忘常常為我打氣加油，有你們的支持與成全，實在是我的恩典和祝福。

願將感謝和讚美歸給一生做我牧者的上帝！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5
第二章 路德《詩篇第二講義》的哀歌註釋	9
第一節 寫作背景	9
第二節 文本分析	10
第三節 主題的歸納與整理	49
第三章 路德哀歌神學的重要主題	51
第一節 施行苦難的上帝是哀歌的原因	51
第二節 受苦的上帝為我們發出哀歌	55
第三節 基督應許的話語是哀歌的憑據	60
第四節 哀歌作為應許的對話	62
第五節 小結	67
第四章 路德哀歌神學的當代意義	69
第一節 路德的哀歌神學肯認遭遇上帝的矛盾經驗	70
第二節 路德的哀歌神學指出基督應許的激進性	71
第三節 路德的哀歌神學指出苦難所需的現實盼望	73
第四節 小結	74
第五章 結論	76
參考書目	78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

一、研究動機

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個苦難的世界，以往如此，現今更是如此。透過新聞媒體，遠方的災難都近在咫尺，無法避而不見。苦難不只是個生存上的課題，也是信仰的挑戰。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呼召就是要回應苦難這個實在的事實。

基督信仰富含對苦難的回應，哀歌正是信徒在苦難陰影底下的信仰告白，其中尤以哀歌詩篇為最重要的典型。所以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那個時代變動的背景下，哀歌的研究開始方興未艾，日益熱絡。在進入哀歌的神學研究之初，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儘管詩篇一直為教會和信徒所喜愛，視為靈修的寶貴資源，但哀歌詩篇(*psalms of lament*)卻長期受到忽視，不但未能成為教會講台宣講的內容，在教會禮儀也不多採用。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詩人的哀告被看成是對上帝的不信和褻瀆。²修斯(Richard A. Hughes)指出從奧古斯丁到加爾文都認為萬事全是上帝在管理(*divine providence*)，這種神學傳統並不容許哀歌的存在。其中修斯更舉路德在《加拉太書講義》裡的話為例：「人遭遇邪惡攻擊，不應該抱

¹ Clinton McCann 聲稱儘管詩篇裡哀歌的數目遠多過讚美詩，但長老教會的詩歌本裡，引用詩篇的詩歌裡，引用讚美詩有 16 首，而引用哀歌的只有 6 首。見“Recovering Lamentation as a Practice in the Church” by Nancy J. Duff in *Lament: Reclaiming Practices in Pulpit, Pew, and Public Square*, edited by Sally A. Brown and Patrick D. Miller(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7), 4. 另外，Lester Meyer 分析了路德宗的禱告手冊時，也發現哀歌詩篇甚少被引用，見 Lester Meyer, “A Lack of Laments in the Church’s Use of the Psalter” in *Lutheran Quarterly* 7(Spring 1993):67-78. 關於哀歌詩篇受到的忽視，可見於 Brueggemann, Walter. “The Costly Loss of Lament.” *JSOT* 36 (1986) 57–71.

² Jonas Bauer, “Enquiring into the Absence of Lament: A Study of the Entwinning of Suffering and Guilt in Lament” in *Evoking Lament: A Theological Discussion*. Edited by Eva Harasta and Brian Brock(Edinburgh, UK: Bloomsbury Pub. PLC, 2009), 25.

怨」，³認為他反對信徒的哀歌。同時，修斯也以路德的詩篇註釋為例，認定他以人類在上帝面前的罪作為哀歌詩篇的最重要元素，因而無視於詩人在苦難中哀訴與呼籲的主題。

事實上，路德非常看重詩篇中的哀歌主題，他所留下許多詩篇註釋作品中就包括許多的哀歌詩篇。⁴在他眾多關於詩篇的註釋作品中，他的 *Operationes in Psalmos* (*Works on the Psalms*, 1518-1521) 尤其值得注意，因為他在其中針對基督的哀歌與信徒的哀歌做了深刻的討論。

首先從寫作背景來看，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指出，路德在此釋經講義的寫作期間，正值他自己遭逢教會攻擊和遺棄之際，所以整部著作充滿著十架的陰影，並以極多的篇幅討論十架神學。麥葛福認為，路德針對信徒面對經驗與啟示的差距所帶來的焦慮與威脅，所做最好的討論就在他這本詩篇講義。⁵

此外，里奇斯(Ronald K. Rittgers)在他對中世紀苦難神學與牧養實踐之變革的研究中也曾指出，路德的這部詩篇釋經講義值得注意之處在於，他超越傳統而強調了基督人性受苦的深度。⁶里奇斯指出，路德以為基督在十架上不僅承受了罪的刑罰，也和人類一樣實際經歷人面對死亡時的良心焦慮和遭上帝棄絕的驚駭恐懼。他更視基督的哀歌：「上帝啊，你為何離棄我？」（詩 22:1）為「聖經中最偉大的一句話。」⁷他則在此釋經講義中深入地討論到基督的哀歌與我們

³ Richard A. Hughes, *Lament, Death, and Destiny* (New York, NY: Peter Lang, Inc, 2004), 101-106.

⁴ 根據 Bornkamm 為路德著作所作的目錄，路德針對詩篇除了有兩次的密集課程 *Dictata super Psalterium* (1513-1515) 以及 *Operationes in Psalmos* (1519-1521)，至少還有 16 篇單篇詩篇的註釋講義，5 份詩篇詩集的註釋講義。Heinrich Bornkamm, *Luther and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9), 297-300.

⁵ 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artin Luther'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169.

⁶ Ronald K. Rittgers, *The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 Pastoral Theology and Lay P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12), 116-117.

⁷ *WATR* 5: 188.19-189.3 (no. 5493; September 1542). 引用自 Rittgers, *The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 118.

的哀歌之間的關係。

最後，羅文尼奇(Walther von Loewenich)則是指出，若要了解路德對信心的看法，此詩篇註釋講義可以說是一座取之不盡的金礦。⁸他在此釋經講義裡針對信心所做的聲稱，極其坦率而激烈，正正反映出信徒遭逢苦難之時信仰所經歷的激烈掙扎。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察，路德在 *Operationes in Psalmos* 中透過許多篇幅集中討論十架神學，反映他對苦難的自身經歷與神學反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基督受苦的理解，超過罪惡的效應，而及於遭逢上帝的隱藏的焦慮，使他得以深入探討基督哀歌的神學意義。同時，路德在這份註釋中也充分闡釋信徒的哀歌經歷，足以反映出路德對信徒哀歌的神學思考。

二、文獻探討

路德的詩篇註釋數量頗豐，歷來也是路德研究的重要領域，但是針對路德哀歌詩篇的專書或獨篇研究卻非常稀少，頂多是學者引用部分篇章或局部內容。其中帕森斯(Michael Parsons)在 *Luther and Calvin on Grief and Lament* 一書的第四章簡短地討論路德的哀歌詩篇，他認為路德在他對哀歌詩篇的註釋裡，處理信徒向上帝悔罪的同時，也處理信徒向上帝所發的哀求。⁹信徒不但可以向上帝表達內心的哀傷，也應該在苦難中呼求上帝的介入。他認為路德允許人為尋求上帝安慰，帶著純潔的心，發出真實的哀告。但人在哀告中必須操練信心和節制，而不是墜入對上帝的悖逆或冒犯。¹⁰

阮丹尼斯(Dennis Ngien)則是注意到路德的哀歌詩篇註釋不只帶有悔罪的性

⁸ Walther von Loewenic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inneapolis: Augsburg Pub. House, 1982), 82.

⁹ Michael Parsons, *Luther and Calvin on Grief and Lament*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13), 114.

¹⁰ Parsons, *Luther and Calvin on Grief and Lament*, 117-118.

質，同時也清楚呈現出哀歌在人與上帝的話語交流所扮演的角色。¹¹他指出從路德的詩篇講義可以看到，他透過十架神學來詮釋哀歌，哀歌對他來說，是信徒在痛苦和患難之際，對上帝統攝萬事作為的一種抗議。像這樣在上帝面前坦誠地掙扎並呼求，是信徒適當的表達。¹²

首先對路德的哀歌詩篇作出神學思考的是路德神學學者拜爾(Oswald Bayer)。拜爾認為路德的十架神學中對隱藏之上帝與啟示之上帝的理解，證成了哀歌的適當和必要。¹³拜爾認為上帝隱藏的經驗就是一種對上帝之稱義應許的反對，邪惡和苦難對信徒攻擊，使得信徒對創造更新的應許產生懷疑。¹⁴這種攻擊迫使人發出哀歌，而信徒唯有通過哀歌才能回應上帝的隱藏。所以信徒所發的哀歌，乃是一種對應許深刻的回應。哀歌既由應許所激發，也是憑藉應許，繼而回到應許。¹⁵

以上學者對路德的哀歌詩篇註釋的探討，除了拜爾引用極簡短的篇幅外，可說是完全略過他的 *Operationes in Psalmos*。筆者以為，如果教會要汲取路德哀歌詩篇中的神學資產，就需要確認並澄清他對哀歌的認識和詮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他的 *Operationes in Psalmos*。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路德 *Operationes in Psalmos* 中對哀歌詩篇內容的註釋，描繪其哀歌神學的特徵與面貌，並探討其哀歌神學，藉以申論路德不但沒有反對信徒在苦難中向上帝發聲哀告，並且路德的哀歌神學也可以作為現代教會的神學資源。

¹¹ Dennis Ngien, *Fruit for the Soul: Luther on the Lament Psalm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5), xv.

¹² Ngien, *Fruit for the Soul*, xxvii.

¹³ 拜爾，《路德神學：當代解讀》，鄧肇明譯（香港：道聲，2011年），13頁。

¹⁴ Joshua C. Miller, *Hanging by a Promise: The Hidden God in the Theology of Oswald Bayer*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 2015), 210.

¹⁵ Miller, *Hanging by a Promise*, 244-245.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因為 *Operationes in Psalmos* 並未收錄於現行英文版路德選集(*Luther's Works*)，所以必須以其他現有的英譯本作為研究的文本。底下將詳細說明，本研究選用的英譯本、選擇的詩篇和研究的方法和限制，最後並將說明本論文各章大綱。

一、研究的文本

本研究的主要文本是路德的 *Operationes in Psalmos (Works on the Psalms, 1518-1521*，直譯為《關於詩篇的作品》)，¹⁶有鑑於路德關於詩篇的著作數量頗豐，《關於詩篇的作品》一名不具識別的作用，基於本作品是路德第二次教授詩篇的課程講義，故在本研究中將此著作定名為《詩篇第二講義》，以茲識別。

路德的《詩篇第二講義》，原著以拉丁文寫成，收錄在威瑪版《路德全集》(*WA, Weimarer Ausgabe*)第五冊。現有英文翻譯則有三種版本：

1. *American Edition of Luther's Works (LW)*, Vol. 14, 僅收錄《詩篇第二講義》中第一、二篇兩篇詩篇。
2. *The Precious and Sacred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LE)*, Vol.1, 僅收錄《詩篇第二講義》中第一至八篇共八篇詩篇。
3. *Luther's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Twenty-Two Psalms in Select Works of Martin Luther: an Offering to the Church of God in "the Last Days"*. Vol. III&IV. (translated by the Rev. Henry Cole, W. Simpkin and P. Marshall,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26.) 完整翻出《詩篇第二講義》共廿二篇詩篇。

本研究將採用上述 3.由寇爾(Henry Cole, 1792 – 1858)翻譯而於 1826 年出版的版本。在文中提及時，將用 *LCP* 作為本譯本的縮寫，同時加註冊數和頁數。

經與威瑪版比對之下，發現 *LCP* 在詩篇第廿二篇註釋 257 至 258 頁處遺漏

¹⁶ 路德在此註釋作品的前言提到，他不認為這份著作可以稱作「詮釋」或「註釋」，而只能稱之為「關於詩篇的作品」(*Operationes in Psalmos*, 即 *Works on the Psalms*)。

沒有翻出，本研究將遺漏的拉丁原文段落，經線上翻譯軟體翻譯成英文，予以補充。在論文本文中提及此段落的文字時，將會標註威瑪版的冊數和頁數。

二、研究選擇的哀歌詩篇

在詩篇當中鑑別出哀歌詩篇作為一種類別，首見於龔克爾(Hermann Gunkel)的形式鑑別研究(form-critical study)。他試圖找出各種詩篇的類型，以及不同類型的詩篇所反映出來的生活情境(*Sitz im Leben*)，作為詮釋任何一篇詩篇的基本前提。魏斯特曼(Claus Westermann)延續龔克爾的形式鑑別，進一步將詩篇簡化為兩大類型：哀歌詩篇和讚美詩篇。他認為，哀歌詩篇為舊約禱告中最主要的元素，詩篇其餘的形式不是從哀歌詩篇衍生出來，就是對哀歌詩篇的回應。¹⁷

路德身為前鑑別時期的聖經學者，並沒有對詩篇進行形式鑑別的研究，但他也對詩篇進行了分類，可以提供我們辨識出他認定的哀歌詩篇。路德在他的《詩篇總要》(*Summarien Uber die Psalmen, Summaries of the Psalms*, 1531)將詩篇分為五類：預言詩篇、訓誨詩篇、安慰詩篇、禱告詩篇和感恩詩篇。其中他對禱告詩篇的定義為：「禱告詩篇就是人藉以呼求上帝，在各樣患難中向上帝的禱告。凡所有哀歌(lament)或哀悼(mourn)，為著抵抗仇敵大聲呼救的詩篇，都屬於這個類別。」¹⁸我們可以說，路德確實在詩篇當中辨識出具有哀歌禱告元素的詩篇。

本研究依據路德的這個分類，在《詩篇第二講義》全數廿二篇詩篇當中，確認詩篇第三、四、五、六、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七、廿篇等十一篇禱告詩篇為他認定的哀歌詩篇。其中，本研究根據詩人哀訴在整篇詩篇的比重，選擇詩篇第三、四、五、六、十、十三篇哀歌內容較為顯著的六篇作為本研究的哀歌詩篇。此外，詩篇第十六篇和第廿二篇在他的《詩篇總要》裡歸類

¹⁷ 卜洛克，《詩篇概論》，林秀娟譯（South Pasadena: 美國麥種，2010年），68-70頁。

¹⁸ Bruce Cameron, "Luther's Summaries of the Psalms (1531)--A Model for Contemporary Psalm Interpretation" (Master of Sacred Theology Thesis, Concordia Seminary, 1991), 12.

在預言（基督）詩篇，但因為這兩篇詩篇和上述路德認定之哀歌詩篇中的詩篇第三篇同樣包含基督十架上的哀歌禱告，所以也選入這個研究的範圍。

三、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是彙整路德對哀歌(lament)的神學思考和主題，特別是他的《詩篇第二講義》中通過哀歌作為神人話語交流所反映出的神觀、苦難觀和信仰觀。本研究不僅回應那些認為路德反對並遏止向上帝哀告的見解，也具體描繪他的哀歌神學的特徵與面貌。

本研究將針對路德《詩篇第二講義》裡哀歌相關的神學論題進行神學的考證與反思，諸如「上帝的隱藏性」、「十架神學」、「三一神論」、或「基督論」等論題，考察的範圍都限縮在他的《詩篇第二講義》哀歌詩篇的範圍當中，而不會與他其他論著做比較或統整。

本研究在討論哀歌詩篇時，專注從路德的神學原意出發，對他的釋經原則和方法並不加以批判或評估。同時，本研究也不涉及他針對哀歌詩篇之生活情境的理解或詮釋。

在所有處理的文獻中，包括路德原著、其他學者的研究，均以英譯本為主要分析文本。少數路德的拉丁文原著段落或學者引用的拉丁文，無論有無英文翻譯，僅說明出處，但不作進一步考證。

本研究在使用「哀歌」這個詞彙時，鑒於一般文學領域、聖經傳統和日常用語上對此詞彙都有不同的詮釋，所以本研究將「哀歌」的意涵界定為人類發自絕境(*in extremis*)的呼聲，最主要的形式是為著痛苦和苦難而向上帝發出的禱告。¹⁹至於人哀悼死者的「輓歌」，因為並不以上帝為呼求的對象，所以不在這個研究的範圍之內。此外，「哀歌」傳統上也用來指稱詩篇的一類詩篇，這類詩篇具有可以辨認的固定結構：引言（呼喚上帝），哀求，轉向上帝（信靠的告

¹⁹ Carleen Mandolfo, "Language of Lament in the Psalm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 by William P. Brown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14), 114.

白)，祈求，讚美（誓願）。本研究將統一以「哀歌詩篇」來指稱這類詩篇，以便與「哀歌」作出區別。

四、論文的大綱架構

本研究的論點是：基於對路德早期的詩篇註釋，特別是他的《詩篇第二講義》，我們可以看到，路德確實討論了信徒的哀歌。不只如此，他的十字架神學更是支撐了他對哀歌的看法。我們可以說，路德對基督哀歌的理解主導了他對哀歌禱告的神學思考，也是他哀歌神學的重要特徵。

本文在第二章將會對路德詩篇第二講義裡的哀歌詩篇加以分析，並找出他對哀歌的理解最重要的主題。第三章則會進一步描述並討論路德的哀歌神學各個主題。第四章討論路德哀歌神學對當代的意義，最後在第五章做出總結。

第二章 路德《詩篇第二講義》的哀歌註釋

第一節 寫作背景

路德是在 1518 年冬季開始針對詩篇進行他第二次的長篇註釋。當時他與對手的辯論逐漸進入核心，所以繼續透過聖經註釋發展自己的神學。他原本計畫要逐篇地完成整卷詩篇的註釋，但在 1521 年參加沃木斯國會後，局勢格外艱險，他無法專心地工作，於是在 1521 年五月藏匿於瓦特堡期間，完成最後一篇詩篇後，停下他這項詩篇註釋的工作。²⁰

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放棄傳統透過個別字詞的註解(*glosses*)再加上附加說明(*sholia*)的註釋，改為逐節註釋。他以神學的角度來理解文法和語言，不致過度仰賴文法。基本上，路德拒絕了寓意的解經，但有時仍會在講道時使用預表。²¹路德在他的講義裡不斷地強調自己對詩篇的詮釋並非絕對正確，但他盡力追求對詩篇的理解，因為他強調詩篇不但教導我們對上帝發出禱告與讚美，也使我們因其中的話語得安慰。

路德在進行《詩篇第二講義》的註釋工作時，正經歷與教廷之間的激烈抗爭，所以他的註釋裡反映了他自己的處境。他自己對苦難最深的經驗，被上帝地獄般的遺棄，都見於他對十架的描述。他在這份詩篇註釋中表達他對苦難許多非常重要的想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基督在十架上的哀歌禱告的理解。因此，可說路德是在他對詩篇進行以基督為中心的詮釋中，探討了基督哀

²⁰ Martin Brecht, *Martin Luther: His Road to Reformation, 1483-1521*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3), 289-290.

²¹ Brecht, *Martin Luther: His Road to Reformation, 1483-1521*, 290-291.

歌的意義，從而也建立起他對哀歌的神學思考。

第二節 文本分析

本節將對路德《詩篇第二講義》中各篇哀歌詩篇的釋義，按照各篇在《詩篇第二講義》中的出現順序，逐一進行文本分析。在針對各詩篇釋義的分析當中，主要係摘要彙整與哀歌禱告相關的內容，範圍包括路德對該詩篇的詩題介紹和各節經節的釋義。但因為路德的釋義係採逐節解釋的方式，所以本文本分析，也會按照路德在該詩篇當中討論哀歌禱告的各節經節，針對哀歌相關的內容加以彙整和歸納。

一、詩篇第三篇

路德在這篇詩篇視為基督在十架上遭上帝遺棄的禱告。路德認為詩篇第三篇的主題和內容和詩篇第二篇一樣，先是基督哀嘆敵多勢眾，最終以信心和得勝的呼喊結束，但詩篇第三篇更為專注在受苦基督的信心熬煉。路德指出，這是因為基督所遭遇最大的試煉不是受造之人的欺壓，而是上帝的遺棄，使得整首詩成了基督哀求上帝撤除憤怒的禱告。

（一）「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加增！」（詩 3:1）

路德從這篇詩的一開始就描繪了一位在十架上受苦的基督。他將這個禱告放在基督的口中：「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詩 3:1）基督向上帝哀嘆遭遇敵人強大的攻擊，但敵人之所以顯得勢眾力大，乃是因為基督的軟弱而無力還擊。他沒有探究這些敵人所指是誰，卻著力於指出基督在十架上的孤獨、無力和失望。

仇敵的得勝在他們嘲笑基督得不到上帝的幫助時達到高點（詩 3:2）。路德肯定地說，仇敵在十架下的譏笑句句都進入基督的耳中：「他把自己交託給耶和華，讓耶和華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愛他，可以搭救他吧！」（詩 22:7-8）因為不管在仇敵或是門徒的眼中，他都被看作是已死的人，連活下來的

盼望都沒有了。基督遭受上帝的遺棄，淪為笑柄，這是最大的悲劇。

路德指出，詩人沒有在上帝前面冠上所有格，藉以強調上帝不再稱為基督的上帝。所以基督在十架上所遭遇最大的試煉不是受造之人的欺壓，而是上帝的遺棄。²²基督在十架上所承受的是「一位憤怒的上帝」，²³這種心靈最激烈的試煉也是約伯和耶利米所經驗的試煉，就是「上帝起身對付一個人」，²⁴甚至在整本詩篇都充滿著同樣的哀求，祈求上帝撤除憤怒。對路德而言，這樣的試煉「實在就是地獄本身」，²⁵人陷入絕對的無助，而這種無以言喻的痛苦，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知道。

路德隨即指出，人實在需要「強大的信心」，²⁶才能在地獄和死亡面前說：「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詩3:3）因為苦難往往有如雷電風暴，讓我們不知道我們已被垂聽，也看不見我們已蒙拯救；我們看不見這位在隱密處聆聽我們的上帝，只感受到憤怒的上帝。他特別指出，只有這種強大的信心能使我們「看見一位遺棄的上帝，卻承認他是看顧的上帝；看見一位逼迫的上帝，卻承認他是幫助的上帝；看他是一位咒詛者，卻承認他是救主。」²⁷

路德強調，這種信心是基督的十架事件所教導我們的。因為要在死亡和地獄中相信上帝會為我們抬起頭、為我們戴上冠冕是非常困難的事，需要上

²² LCP 3:95.

²³ LCP 3:100.

²⁴ LCP 3:95.

²⁵ LCP 3:96.

²⁶ LCP 3:101.

²⁷ LCP 3:101.

帝的恩典才能作到。²⁸他將基督十架事件稱作「十字架的智慧」，²⁹因為基督在十架上的受死與復活使我們認識上帝的拯救和高舉往往就隱藏在十架和苦難底下。「十字架的智慧」所教給我們的信心，不是按著眼見判斷，而是按著那看不見的來做判斷；使我們「因信在毫無指望之時仍舊指望」。

(二)「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他就從他的聖山上垂聽。」(詩 3:4)

路德指出，基督在此見證並讚美上帝，他的呼求已經得著上帝的垂聽和應允，因為基督先前遭上帝遺棄時也在十架上大聲呼求上帝。他雖然不反對奧古斯丁和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 c.485 – c.585)將第 4 節裡「我的聲音」當作是基督純潔心靈的聲音，但路德其實更贊同這是基督口中所發的聲音：「因為，當感受是如此強大，聲音就無法克制自己，必定會迸出話語和表達。」³⁰路德堅持基督所發的呼喊，乃是發自他的整個人性。基督像眾人一樣，經驗上帝的遺棄和咒詛，在身體和心靈都飽嚙焦慮痛苦。

路德指出，基督在十架上也像我們一樣面對「不識之山」(hill unknown and incomprehensible)。³¹他在對第 4 節的「聖山」的註釋中討論到上帝這種無以名之而超越理解的隱藏。³²路德指出，對比於聖經其他地方具名的山，這處聖山卻沒有名字，代表著上帝那無以名之、無法洞悉的不可知性。所以當人向「上帝的聖山」尋求幫助時，往往無法確知幫助要何時或如何臨到，甚至是超乎人所能想到的。

²⁸ LCP 3:106.

²⁹ LCP 3:106.

³⁰ LCP 3:109.

³¹ LCP 3:110.

³² LCP 3:109-111.

對路德而言，這種隱藏為「信心和盼望留下空間」。³³信心的眼睛望向黑暗的不識之山，一無所見，但卻繼續朝天仰望，期待所需要的幫助終將到來。他說：「這樣的信心不是出自人的理性，而是聖靈的工作。」³⁴他常常引用聖靈在原初混沌的創世工作來描述其在人心裡激發信心的工作。他強調當人面對上帝的隱藏，以致信心混沌未明之際，全然有賴「主的靈運行人混沌的心靈裡，而從深淵般的黑暗中孵育出信心的光來」。³⁵

路德以為，基督在十架上向上帝大聲的呼求教導我們，在患難之時應當用盡包括「內在」和「外在」，即心靈和身體所有的力量向上帝大聲呼喊。因為這種言語無法表達的嘆息和喊叫，卻是聖靈隱藏而令人察覺不到的幫助。而在基督身上完全施展的信心，也會施展在凡屬基督的人，以致人可以在禱告似乎還未蒙垂聽、苦難還在持續的時候，仍然信靠上帝。

（三）「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詩 3:5）

路德跟隨傳統，認為基督口中的這句話指著他的受死和復活，而這篇詩從 5 至 8 節則是基督復活之後對上帝的讚美。所以基督不只提到他曾經遭遇過的衝突，也提到他勝過了仇敵。同時基督藉著他的受死和復活，也向我們保證他能使我們勝過死亡。

路德在此隱約地道出基督作為宣講的道。對他而言，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不只作為歷史可見的事件，同時也封存在他應許的道裡，作為美好的福音，對我們宣講出來。他說：

藉著這些事（即他的受死和復活），他喚起我們，他激發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叫我們看見上帝的能力和恩典，足能叫我們從死裡復活，他將他的復活擺在我們面前作為例證，又對我們傳講出來，以致這事

³³ LCP 3:110.

³⁴ LCP 3:109.

³⁵ LCP 3:111.

如何發生在他自己身上，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³⁶

路德指出我們因著基督死和復活的福音受到最甜美的安慰，就是當面對世上的試煉時，我們可以向上帝呼喊：「耶和華啊，求你起來！」（詩 3:6）也就是，求上帝使我們起來，在我們心裡確知他與我們同在。同時基督為上帝得勝仇敵的讚美（詩 3:7）也鼓勵我們，無論是面對統治者或領袖對教會的迫害，還是罪人良心受壓迫，都當呼求上帝的拯救。這樣我們的心必得堅固，可以面對四圍的仇敵，和基督一同讚美上帝：「救恩屬乎耶和華。」（詩 3:8）

二、詩篇第四篇

路德認為大衛寫這篇詩，是以自己經歷試煉的見證，勉勵人在患難中要祈求上帝的憐憫。³⁷大衛激勵他遭受惡人汙衊的弟兄們，忍耐等候上帝的判斷，不以惡報惡。因為人必須明白十字架和苦難是上帝奇妙的工作，為的是要人放棄對自己和其他受造物的倚靠，以致在上帝裡面得著確實的安慰。詩人因此哀嘆人不明白上帝的作為和心意，恨惡基督十字架和苦難，尋求虛妄的安慰。

（一）「我呼籲的時候，顯我為義的上帝就應允我！」（詩 4:1）

路德首先讚揚大衛深諳修辭，他出於對弟兄的關切，先用自己的見證爭取他們的認同。大衛見證上帝：「我呼籲的時候，顯我為義的上帝就應允我！」（詩 4:1），藉此鼓勵他的弟兄們遇到患難時不去求告人，乃要求告上帝這唯一的幫助。大衛隨後就帶著弟兄們轉向上帝，向他們示範如何向上帝禱告：「求你憐恤我，聽我的禱告！」（詩 4:1）這個禱告是詩人「開給軟弱之人的藥方」，³⁸教人在患難之時尋求上帝的憐憫。

³⁶ LCP 3:114. 括弧內的說明係筆者按上下文所加。

³⁷ LCP 3:132.

³⁸ LCP 3:137.

因為，人遇到患難時往往不是信靠上帝，反倒尋求人和受造的幫助。所以先知大衛就站在父上帝或基督的立場哀嘆：「喔，你們這些人子，你們將我的尊榮變為羞辱要到幾時呢？你們為何喜愛虛妄，尋找虛假呢？」（詩 4:2）路德直陳，真以上帝為榮耀的，就是以上帝為有能、智慧並慈愛的，而信靠他；凡不信靠他的，就是當他做騙子，看他無能、無知、也不願救助，將上帝的榮耀變為羞辱。³⁹

路德指出，詩人在這裡以基督之口指責人尋找救恩和幫助，卻無視於十架恩典。⁴⁰人仰賴智慧或道德突破人性的限制和桎梏，以為這是通往上帝的道路。但他既仰賴自己的智慧，就會拒絕不利於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們拒絕基督的十架，也輕視上帝的道路。⁴¹

路德以為人之所以會害怕逃避基督的十架和苦難，反而選擇追尋虛空和虛謊，就是因為他們不認識上帝，不明白上帝對苦難的用意和旨意。對路德來說，十架和苦難，是上帝在他聖徒身上「令人希奇」的工作。⁴²

（二）「你們要知道，耶和華要叫他的聖徒令人希奇。」⁴³（詩 4:3）

大衛於是呼籲他的聽眾：「你們要知道，耶和華要叫他的聖徒令人希奇。」

（詩 4:3）路德指出上帝的作為之所以希奇，是因為他作在聖徒身上的看起來是一件事，但實際上卻是一件不同的事。也就是說，上帝總是通過「異於本性的工作」，來完成他「合乎本性的目的」。他說：「我們看見他殺戮，他卻在救活；我們看見他擊打，他卻在醫治。上帝施以羞辱卻在同時加以

³⁹ LCP 3:141.

⁴⁰ LCP 3:143.

⁴¹ LCP 3:146.

⁴² LCP 3:149.

⁴³ 詩篇第四篇 3 節，和合本作：「你們要知道，耶和華已經分別虔誠人歸他自己。」路德所使用的武加大譯本則作：「你們要知道，耶和華要叫他的聖徒令人希奇。」見 LCP 3:147.

高舉；他令人下到死地的**同時**將他帶離墳墓。」⁴⁴他強調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一件事，從人看是拆毀，從上帝看卻是建造。換言之，上帝正藉著患難拯救我們。

因此他稱苦難為「上帝在聖徒身上所做的奇事(wonder)」。⁴⁵因為苦難遠遠超過人的理解，為的是要人對自己失望，也對所有其他受造之物失望，以致單單仰望上帝。他主張，當我們經歷苦難時，我們不是逃避苦難，尋求虛謊的安慰，而是「要忍受這位奇事的作者(wonder-maker)並求告他」，⁴⁶才能得著真實的安慰。

儘管路德相信苦難至終會為人帶來益處，但他卻很清楚，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免去那個受苦的過程，因為對活在時間底下的人而言，「上帝並未立即現身」，⁴⁷也就是上帝做事的目的仍然需要時間揭露。所以詩人仍需要藉由自己的榜樣：「我求告耶和華，他會聽我，」（詩 4:3）來應許他的弟兄們上帝會垂聽禱告。他認為，這是詩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向他的弟兄們應許上帝會垂聽並幫助他們。

（三）「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詩 4:5）

大衛於是勸勉他的弟兄：「你們會發怒，卻不可犯罪。」（詩 4:4）路德認為，大衛允許受苦之人發洩內心的憤恨，一方面出於屈就和憐憫，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他們因為激憤太過而犯罪。同時，大衛也勸勉他們，他們所要向上帝獻上的「公義的祭」（詩 4:5），不是以自己為義，反倒是以上帝為義，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罪，理當受到這些苦難。

⁴⁴ LCP 3:148. 粗體強調為筆者所加。

⁴⁵ LCP 3:151.

⁴⁶ LCP 3:151.

⁴⁷ LCP 3:150.

受苦的人，何罪之有？對路德而言，人的罪就在人的自義；人因為自以為義，在上帝面前就憑善功據以為義，在人面前就要討回自己的理，於是不是自我辯護就是抹黑對方，陷入爭鬧和紛爭。所以他教導我們，我們若真相信上帝會秉公義作出判斷，就當先認自己的罪，然後單單仰望上帝，安靜地忍受苦難，信靠那位我們伸冤的主，聽憑主怒。

(四)「耶和華啊，求祢仰起臉來，光照我們。」(詩 4:6)

對路德而言，仰賴上帝，就不能仰賴所有的可見之事。所以他特別將詩人和其他人做出對比。人雖然求告上帝，卻不是真正的仰賴上帝，因為他們總是向上帝要求好處做為保證：「誰能指示我們甚麼好處作為記號？」(詩 4:6)，但大衛卻聲稱已經得著「耶和華臉上的光」(詩 4:6)作為那更加確實的記號，也就是上帝所賜的信心。

路德跟隨保羅指出，盼望意味著要忍受實際與眼見之間的張力，因為我們「所盼望的乃是那看不見的」。(羅 8:24) 凡尋求神蹟、奇事這些可見的記號的，並不是在盼望上帝，而是為著身家、財產、生命各樣可見的好處，逃避以上帝為盼望。至於那些在苦難中單單以上帝為盼望的，卻因著信而有上帝在場(*present*)的安息與篤定。

路德說，信心可以正確的稱作「上帝臉上所照出來的光」，⁴⁸是上帝給那些盼望他的人最好的記號。信心不是我們人鍛鍊出來的品格(*habitus*)，而是上帝在人心裡的啟示。上帝照亮我們的心思，使我們「承認並確信一位在場的上帝。」⁴⁹ 對路德而言，有照亮的信心，就有照亮的上帝，上帝在人的信心中顯出他的同在。⁵⁰

⁴⁸ LCP 3:166.

⁴⁹ LCP 3:167.

⁵⁰ LCP 3:167.

路德指出，詩人於是可以因著上帝臉上的光心裡快樂，因為人不但藉著信得著赦罪的平安，即使經歷苦難，也能確實知道上帝與他同在，要施恩幫助他。⁵¹以致最後他就充滿信心的對死亡喊話：「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詩 4:9）在大衛身上，路德看見信心恩典的偉大，因為這種對救恩全然篤定而確定的盼望，甚至可以安然居住在世界、死亡和地獄的危害當中。而這樣的信心正是通過患難試煉後所結平安的果子。

三、詩篇第五篇

路德認為這篇詩是詩人為上帝的百姓禱告，呼求上帝審判教導錯謬信仰的工人和假先知。⁵²路德在這篇詩的註釋中，透過義人的禱告和惡人的驕傲，指出謙卑和自義兩種信仰，人靠著自己的善功，不能在律法的控告前得著平安，唯有以上帝的應許作為盼望的緣由，才能得著真正的平安。

（一）「我的王，我的上帝阿，求祢垂聽我呼求的聲音。」（詩 5:2）

路德指出這首詩沒有談論苦難或災難，而是詩人為上帝的百姓向上帝哀告。他向上帝抱怨，惡人作為假教師、假工人，假先知，高舉人的傳統，引誘上帝的百姓和基督的選民墜入自義，遠離上帝的福音。⁵³

路德以為詩人開頭的禱告，對比出假教師們自義的罪。這些人以自己為義，毫無缺欠，既不需要醫生，也不尋求上帝的恩典以致稱義。但大衛既看見自己的罪，就對自己並自己所有的善工和能力完全失望，只能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恩典與憐憫。

這兩種人與上帝的關係，對路德而言，就是因行律法稱義與因信稱義的對

⁵¹ LCP 3:169, 3:225.

⁵² LCP 3:177.

⁵³ LCP 3:177.

比，也是字句與聖靈的對比。他跟隨奧古斯丁對「字句和聖靈」的解釋：「善功之法對人說，做我所命令的；信心之法對上帝說，給我你所命令的。」⁵⁴他指出，字句代表著行律法為義，只有叫人驕傲自大而死；但聖靈卻令人謙卑，尋求上帝的恩典與憐憫。

路德常常強調，人會祈求是因為相信上帝會垂聽，而他的禱告之所以蒙上帝喜悅和垂聽，乃是因為這樣的禱告是上帝的命令和渴望。哀求禱告是上帝所喜悅的，因為禱告就是謙卑尋求上帝的憐憫。路德說：「人應該承認自己是個罪人，而他整個生命除了為著上帝的憐憫而祈求、渴望、呻吟而嘆息以外，就別無其他。」⁵⁵對他而言，禱告就是承認自己的貧乏，一無所有，只能單單盼望上帝的拯救。人的禱告若蒙垂聽，不是因為身為「做工之人」，而是身為「禱告的人」。⁵⁶禱告是謙卑尋求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以禱告換取工價。對路德而言，禱告就是一種謙卑的告白。

路德強調，當人確信上帝會垂聽，不是因此停止呼求，而是愈發迫切地向上帝祈求。他指出詩人在 1 至 3 節重複不斷的呼求，正足以表達他的迫切，甚至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就用哭泣呼喊，讓上帝明白。他渴望上帝施恩靠近他，完全地明白他，並且垂聽他的祈求。

（二）「上帝啊，求你定他們的罪。」（詩 5:10）

路德指出詩人如此迫切的向上帝哀告，因為惡人橫行，危害上帝的百姓。他藉此強烈抨擊假教師、假工人，假先知，高舉人的傳統，引誘上帝的百姓和基督的選民墜入自義，遠離上帝的福音。⁵⁷

⁵⁴ LCP 3:181.

⁵⁵ LCP 3:182.

⁵⁶ LCP 3:184.

⁵⁷ LCP 3:187-188.

他在詮釋 3 節詩人向上帝的早晨的禱告時指出，屬上帝的基督徒最需要禱告的，就是為著上帝的百姓祈求，使上帝的道可以豐豐富富的在他的百姓當中，因為上帝的百姓單單藉著道而活、被餵養、被保存。⁵⁸因為沒有道，沒有人能認識上帝。為此，唯有基督將聖靈賜給使徒和教會，好讓他自己就在我們裡面說話，而不是我們憑著自己說話。

所以他指出，當詩人籲請上帝審判這些不義工人（詩 5:10），這個審判不是終末最後的審判，而是籲請上帝恢復福音真理。⁵⁹詩人強力抨擊假教師和假先知這些邪惡的「仇敵」（詩 5:8），也就是「以惡意籌算邪惡」的人。他們帶著善行的外表而行欺騙的人，透過混淆正道，來教導假宗教並假知識。⁶⁰所以，詩人在這裡所祈求的，乃是真理可以透過上帝的審判而得勝，因為真理已經被人錯謬的判斷而受到壓制。所以上帝必須揭露假教師和假先知的不虔和愚昧，人才能知道這些被人高舉的，原來是上帝的所恨惡的，也才能針對何謂信仰做出正確的判斷。⁶¹

（三）「願那盼望你的喜樂。」（詩 5:11）

路德指出，這些混淆正道的假教師們對靈魂的茶毒，就是通過諸多善功之道，留給百姓虛假的安慰，以至於百姓遍尋不著真正的盼望，使良心得著平安。⁶²所以他在討論第 11 節：「願那盼望你的喜樂」時，特別以「苦難與盼望」為題進行長篇幅的討論。⁶³他特別關切遭受良心重壓的屬靈試

⁵⁸ LCP 3:189.

⁵⁹ LCP 3:226.

⁶⁰ LCP 3:210.

⁶¹ LCP 3:226.

⁶² LCP 3:233.

⁶³ LCP 3:233- 261. 其中 257 至 258 頁處遺漏很大的段落，筆者由威瑪版拉丁原文經線上翻譯軟體翻譯成英文，予以補充。

煉，因為當人的良心戰兢、軟弱也無力分辨時，很容易失去盼望。

路德像是一位經驗老道的屬靈導師，一步一步的引導落在良心重壓的人，從灰心失望當中，重獲盼望和平靜。首先，他先為這樣的人釐清，人之所以失去盼望，而心中不耐、沮喪或慌亂，不是因為他罪惡深重，而是因為他在錯誤的地方尋求盼望。他指出，當大衛說：「願那盼望你的喜樂」，就是向我們指出，人若以上帝為盼望，即使在苦難中，都能安息而平靜，但人若不知道盼望唯獨在上帝身上，當患難臨到時，就勢必驚慌不安。⁶⁴

路德在這裡討論了兩種良心的試煉，一是定罪的良心，一是預定的試煉。首先是定罪良心的盼望。他指出，人失望不是因為罪惡深重，而是因為他尋求自己的善功來解除良心的不安，卻不尋求上帝赦罪的恩慈與憐憫。⁶⁵他強調，上帝並非殘忍，要定罪我們所有的善功和行為；上帝乃是定意要憐憫我們，而必須拿走我們對自己的信靠，也就是人對他憐憫唯一的抗拒，於是透過律法定我們的罪，為使我們在基督裡尋得救恩。⁶⁶所以對路德來說，靠善功的盼望不是盼望。唯有當人在感到定罪而對上帝審判心生畏懼時，我們才會放棄自義的努力，而真正以上帝為他的盼望。

對路德而言，盼望只以「上帝自己並他所應許給我們的憐憫」為對象。⁶⁷人若同時盼望上帝又盼望自己的善功，就不能算是盼望上帝；同時，人若盼望上帝以外的事，最終也會失去盼望。但盼望同信心一樣，都「作用在未見的事上」。⁶⁸就如羅馬書八章 24 節所說：「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⁶⁴ LCP 3:234.

⁶⁵ LCP 3:235.

⁶⁶ LCP 3:238.

⁶⁷ LCP 3:241.

⁶⁸ LCP 3:242.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所以凡以自己善功為盼望的，他們只是盼望著帶著外貌喬裝的怪物。上帝做為應許者，卻是人「看不見、摸不著、也無法理解的」，他卻「在話語當中啟示自己，也只在他的話語當中被聽見。」⁶⁹

所以，人唯有憑著上帝應許的道來盼望他，才是真正的盼望。

但路德也強調，人良心受試煉時，他感到他的罪不被赦免，上帝不再憐憫他，所有的善功盡歸無效的時候，他得救的盼望勢必要進行一場奮戰，他不只要抵擋他「自己的失望」、甚至要「抵擋上帝」。⁷⁰ 因為人身上沒有任何可以靠著勝過上帝憤怒的，他以為在這場衝突中，上帝既是那位審判他的，上帝也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人就必須「將盼望的緣由全放在上帝身上，並且抵擋上帝而來勝過上帝。」⁷¹ 也就是讓上帝的憐憫來抵擋上帝的審判，而勝過上帝的審判。

為此，對那些在良心的試煉當中失去信心和盼望的人，路德特別向他們指出，他們所遭受的就是這種「盼望」的試煉與試探。他建議，這時該做的就是，先承認自己的罪和軟弱，並要切切地抵抗內心對上帝的失望和褻瀆，同時「要向上帝呼求，儘管只是一聲嘆息或呻吟，」⁷² 這樣就能確定上帝必施恩憐憫。路德甚至以他自認自由而大膽的主張進一步強調，人在自以為離上帝最遠之際，其實是離上帝最近的時候。他說：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這種恨上帝者、褻瀆者更靠近上帝的人了，也沒有任何的兒子更討他喜悅、最受他喜愛了。．．．因此，在死亡（即這種試探最為劇烈之處）中，．．．我們以羅馬書 8:26 所說

⁶⁹ LCP 3:242.

⁷⁰ LCP 3:248-249.

⁷¹ LCP 3:250.

⁷² LCP 3:256.

「那說不出來的嘆息」，而獲得勝利。⁷³

也就是，人在禱告中自以為懷疑上帝的同時卻是在信靠上帝；自以為無法信靠上帝卻又無法放棄上帝；自以為對上帝絕望卻又迫切地盼望著上帝。這種禱告使我們不致遠離上帝。

因此，路德鼓勵那些盼望瀕臨失陷的人，繼續堅定的禱告下去，堅持不懷疑上帝必將盼望賜給你。因為盼望上帝而禱告上帝，是上帝的旨意。路德尤其以第一條誡作為救命的杖和竿，因為第一條誡清楚地向我們指出，上帝要我們信靠、盼望他，我們若因試煉而失望，深感自己不配得著上帝的饒恕，這個失望就像直接地否認上帝！⁷⁴

其次，路德談到預定的試煉。路德在這個討論苦難與盼望的段落裡，也提出他對經歷預定試煉之人的建議。但與良心試煉不同的是，他的建議裡沒有包括向上帝的呼求禱告，而是強調要拒絕去探問上帝的預定奧秘。

他強調這種探問上帝預定奧秘的危險，而勝過這種試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拒絕去思考你的預定。路德針對預定試煉的建議，首先就要確定「這個思想不是從上帝來的。」⁷⁵因為從上帝來的總是和他的命令相符合，而他的命令就是要我們盼望而相信。我們若遵行上帝的旨意，預定會自行滿足。第二，想要確定自己的預定這件事是魔鬼的試探，引誘我們落入兩項大罪。一是試探上帝，渴望能確定上帝關乎他的旨意，拒絕讓上帝知道得比他更多；二是想要知道上帝的計畫，也就是想要與上帝同等，拒絕讓上帝作上帝，而這是我們所能犯下最大的罪。⁷⁶第三，路德強調，我

⁷³ LCP 3:256. 括弧和括弧內文字、聖經書卷和章節都是英文原文所有，筆者照譯。

⁷⁴ WA 5, 171.

⁷⁵ WA 5, 172.

⁷⁶ WA 5, 173.

們的預定乃是上帝向我們「隱藏的事」，明顯超過我們的理解、我們的感官並我們的判斷。⁷⁷我們的心思應該用在敬畏地認識上帝的教導，好讓我們帶著信心信靠他。第四、這些事都是魔鬼的試探，要吸引你轉離上帝最好的旨意，就是盼望上帝。他最後引用傳道書，勉勵人在面對未知的命運，仍可以照樣生活。就像農夫，儘管不能確保確定有收成，仍然早晚往田裡撒種。

他承認上帝的預定是個奧秘，是我們無法探知的。而面對上帝的隱藏，我們所能靠賴的是他啟示出來的命令，他的道要求我們信靠並盼望，也幫助我們拒絕因為上帝的奧秘而落入失望。

這是為什麼路德不只一次地強調，上帝的道和誠命是我們在試煉當中的幫助。因為，「盼望只能是上帝的道或上帝的應許的工作。」⁷⁸因為在上帝的道中，上帝出於憐憫給出白白的應許，又照他的信實和真實履行他的應許，乃是盼望真正的肇因。如果上帝沒有應許、或者上帝的應許沒有向我們啟示，就沒有信心或盼望。

他強調信心、盼望和愛心不是人主動的行動，而是「被動領受上帝的運作」。⁷⁹這三者都是「聖靈」通過「上帝的道」在人身上作用、感動並施行的。⁸⁰他引用何西阿書聘娶新婦的比喻來描述上帝的道在人身上「煉淨」和「聯合」這兩種工作。⁸¹「上帝的道」剝除人的理性和臆測，迫使人放棄所憑恃的行為和功勞，但同時「上帝的道」在人心裏所生發的信心、盼

⁷⁷ *WA* 5, 173.

⁷⁸ *LCP* 3:257.

⁷⁹ *LCP* 3:258.

⁸⁰ *LCP* 3:259.

⁸¹ *LCP* 3:259.

望和愛心，既是完全不憑恃自己的理性和行為，即使在患難中，也在上帝裡面得以全然確定和堅固。⁸²

(四)「他們要喜樂，時常歡呼。」(詩 5:11)

盼望意味著尚未看見，所盼望之事對人都是隱藏的，是人所不明白的。所以上帝所稱義的人，卻是人眼中的罪人；上帝所賜福的人，卻是人眼中貧乏的人；上帝所揀選的，卻是人眼中愚昧的人。

對路德來說，喜樂來自信心，因為只有信心才能明白十架的道理，不會因為眼前所看到的景況跌倒。⁸³在世人的眼中，義人又微弱又貧乏，但在上帝裡面卻是喜樂；惡人在世人眼中又富足又強盛，但在上帝面前卻步向滅亡。真正的喜樂不是外在邪惡苦難的解除，而是罪得赦免，良心有確實的平安。

對路德而言，苦難的解除不是真實喜樂的所在，但苦難的持續卻是真實喜樂的驗證。他強調，「苦難和患難當中的喜樂」，是個「確定的記號」，代表我們確實在恩典底下，因為「十架驗證一切」。⁸⁴所以人接受十架並在患難中求告上帝，就必蒙拯救，他們的喜樂也必長久。

五、詩篇第六篇

路德認為這篇詩描述了詩人在震怒的上帝面前，向上帝祈求憐憫的禱告。他說，這首詩很適合那些深信自己正落在死亡和地獄邊緣的人。⁸⁵路德勸勉他們，在經歷上帝震怒之際，要直直地奔往這位發怒的上帝自己那裏去，即使違背他的感受和理解，也要在毫無盼望之時，仍舊盼望上帝的憐憫。

⁸² LCP 3:259-260.

⁸³ LCP 3:263.

⁸⁴ LCP 3:265.

⁸⁵ LCP 3:303.

(一)「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詩 6:1)

路德認定詩人所經歷的是上帝審判的震怒。他形容詩人如同罪犯隻身站在永怒之上帝的審判台前，只能啞口無言，等候該受的永遠滅亡。所以詩人的良心因為受定罪而驚恐，他的心靈裡經驗到現實的死亡地獄。因為對路德而言，地獄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經驗，他說：「所有發生在地獄裡的，都發生在靈裡。」⁸⁶對路德而言，這種被上帝拒絕的經驗就是地獄。路德深諳這種深刻的恐懼，不斷的強調這種恐懼無法用言語傳達，只有經驗過的人才能明白。路德甚至以創世渾沌的景象做為比喻，來說明這種被上帝拒絕的經驗。人在面對震怒之上帝時，對上帝的信心、愛心和盼望都混沌不明，只有人從心靈那說不出來的嘆息迴盪在淵面之上。⁸⁷

但路德特別注意到，大衛並沒有求上帝挪去責備，而是求上帝在憐憫中為之。因為他強調，上帝的責罰「有如兩面杖(a twofold rod)，一面是憤怒，另一面卻是憐憫。」⁸⁸也就是說，儘管我們所遭遇的試煉源自於上帝，我們明顯經驗到上帝對人的震怒，也意識到上帝對我們的拒絕，但實際上，他向人所發的震怒卻是為要向人施展憐憫。所以他勸勉我們，人遭遇上帝的震怒，應當「抵抗上帝逃向上帝」，⁸⁹也就是抵抗上帝「眼見的震怒」，而逃向上帝「實際的憐憫」。他說：

如果有人遭遇這種困境，他應當「逃向憤怒的上帝自己那裡」，儘管這是最困難、最費力的事，也就是在毫無指望的時候仍舊指望，也

⁸⁶ LCP 3:319.

⁸⁷ LCP 3:308.

⁸⁸ LCP 3:309.

⁸⁹ LCP 3:310.

就是明知不可能而為之。⁹⁰

路德也承認要面對這種上帝震怒的試煉，這種信心是非常困難的事，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強調，我們的盼望全在乎上帝在基督耶穌裡的憐憫。同時他也指出，在試煉當下認出上帝施恩的憐憫，是試煉教育我們的結果。通過生命中大大小小的苦難和試煉，我們學習認識那位施恩的上帝，所以當面對上帝震怒這種最劇烈的試煉，才能祈求上帝的憐憫。

(二)「耶和華阿，求祢憐憫我，求祢醫治我。」(詩 6:2)

路德堅持上帝永遠是信徒失望的主要肇因，但他也承認這樣的說法太過駭人聽聞，人往往以為荒謬，無法接受。但對他而言，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因為信徒知道上帝施行苦難，會使他們相信苦難帶有上帝的目的。路德以為，「上帝只能充滿那些飢渴慕義的人，就是那些在試煉中呻吟哀嚎，一心尋求主的人」，⁹¹但人若滿足於今生各樣的美物，只會厭棄上帝的永生。所以上帝所施的試煉和患難具有幾個功能。首先，上帝所施各樣的患難具有「潔淨的功能」，除去我們對世俗的愛戀。第二，上帝所施的苦難還帶有「摧毀的功能」，使我們認識我們得救，不能憑恃自己的功勞。第三，上帝藉死亡和各樣的患難，是要逼使我們渴望上帝的恩典。⁹²

(三)「我的心大大驚惶」(詩 6:3)

路德指出詩人的心在死亡地獄邊大大地驚惶(詩 6:3)。因為這種攻擊不只針對他的靈性，連身心都遭受重創，充滿苦毒的憂傷和恐懼。不過對他來說，死亡地獄最令人畏懼的，還是與上帝全然隔離。不只是上帝拒絕離棄人，人也極力地逃離上帝：「在死地，無人記念你；在陰間有誰稱謝你。」

⁹⁰ LCP 3:309.

⁹¹ LCP 3:313.

⁹² LCP 3:313-314.

（詩 6:5）這種痛苦之劇烈，甚至叫人對上帝完全失望而怨恨上帝。但路德指出，儘管人不斷地想要逃脫，卻是不能，因為這種從上帝發動的審視，有如永恆之長久。同時當人在上帝的審視下而良心窘迫時，天地萬物也與造物主同聲一氣，與他敵對，讓他沒有地方可逃。

（四）「耶和華，求你因你憐憫的緣故拯救我」（詩 6:4）

路德看見詩人在遭受定罪之際，發聲禱告，求上帝拯救他脫離死亡和地獄。詩人不再仰賴憑恃任何事物，更不倚靠自己的功勞，唯獨盼望這位充滿恩典的上帝：「求你因你的憐憫拯救我。」（詩 6:4）所以路德以為，人絕對不該憑恃自己，也絕對不要對上帝的憐憫失望；不論人認為自己多麼不配，儘管呼求上帝的憐憫來拯救我們脫離死亡與地獄，唯獨上帝的憐憫足以穿透死亡與地獄的威嚇。

路德深諳詩人在禱告時，他心靈所進行的激烈交戰。在這種摔跤的禱告中，不只人的心靈與上帝摔跤，聖靈也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信徒禱告，並與上帝自己摔跤」。⁹³路德深信正如雅歌八章 6 節：「愛如死之堅強」，唯有上帝的愛能勝過死亡地獄的威脅。所以，在信徒的禱告中，上帝的憐憫戰勝了上帝的震怒，於是對上帝的愛戰勝了對上帝的恨，盼望戰勝了失望，憐憫戰勝了咒詛，讚美戰勝了褻瀆，堅忍戰勝了逃離，總而言之，天堂戰勝了地獄。

（五）「耶和華聽了我的懇求，必收納我的禱告」（詩 6:9）

路德指出，詩人如今知道，上帝出於他自己的憐憫必會拯救那向他呼求的人。所以他聲稱耶和華垂聽了他的懇求和禱告。對路德而言，詩人在聖靈發動底下向上帝的哀哭，既是「懇求上帝的憐憫」，同時也是「對抗邪惡的禱告」。⁹⁴他將上帝的憐憫擺在眼前，來對抗罪惡、死亡和地獄令人不安的

⁹³ LCP 3:306.

⁹⁴ LCP 3:327.

景象。⁹⁵他藉著上帝憐憫所帶來的盼望，抵抗絕望，等候信心的再生。

所以路德勸勉我們，當沉重或罪惡令我們的良心下沉無力時，我們不要等著讓這樣的患難自己消失，更不要等候安慰自行到來，而是「要奮戰，呼求再呼求，用盡全力，直到我們可以確認上帝向著我們良善的旨意。」⁹⁶

路德也特別強調，人有否盼望全在乎他以為上帝如何看待他，也就是當他確信他正在上帝的看顧底下，即使他的禱告尚未得到垂聽，他也可以在盼望當中等候上帝的拯救。因為對他而言，他的盼望是甚麼，他真實的狀況就會是甚麼。但這樣的盼望不是樂觀主義，也不是正面思考，而是建立在上帝在耶穌基督裡應許的道。⁹⁷

六、詩篇第十篇

路德將這篇詩解釋做，詩人為在不義之人手下受苦的聖徒禱告，哀嘆上帝坐視邪惡橫行。當惡人得勢，上帝看似遺忘義人時，詩人卻要我們要帶著確信轉向上帝，靠著他的道，緊緊抓住他對我們的善意，來向他祈求。同時在世界終末之前，藉著主必做王的應許，抵抗惡者掌權的眼前現實。

（一）「耶和華為什麼站在遠處？」（詩 10:1）

路德在他的註釋裡生動地勾勒詩人大衛與上帝熱烈的爭論。大衛為著受苦的聖徒在不虔之人手下，深陷患難，窮極匱乏，而向上帝哀告。詩人為著罪惡橫行受苦甚深，以致無法忍受，甚至開口質疑：「上帝為何忍受邪惡？」他說，大衛就像哈巴谷、以賽亞和約伯一樣，為著上帝不垂聽禱告，沒有懲罰惡人伸張公義，發出憤怒的抗議。

對於受苦之人的抗議，路德認為是人性自然而無法克服的軟弱。他看到義

⁹⁵ LCP 3:327.

⁹⁶ LCP 3:328.

⁹⁷ LCP 3:328.

人和聖經中受苦的先知，遭受不義之人的壓迫，雖然忍受，卻帶著痛苦和憂傷。有時剛強無畏，有時軟弱而呻吟。但路德說，這樣的事是為給我們安慰，讓我們知道上帝的聖徒和我們一樣都是人。⁹⁸在這方面，他特別舉基督為例：連基督也曾「心裡願意，肉體軟弱」（太 26:41），發聲禱告求父挪去死亡之杯，並且立刻改正自己，順從上帝的旨意。對路德而言，這篇受苦之人所發的哀歌禱告，就是聖徒「在勇敢地等候上帝的時機到來之際向上帝發出的呼救之聲。」⁹⁹

（二）「惡人褻瀆上帝」（詩 10:3）¹⁰⁰

路德的註解跟隨本詩篇 2 至 11 節，深入地討論當時教會中的邪惡工人。路德從教會的角度來詮釋這篇詩，將這篇詩裡所有對不虔之人的描述，都適用在神父、教宗、和話語的宣講者和工人身上。對他而言，這篇詩就是「憂傷並受苦的教會，為著邪惡工人假借上帝的名義所施行的詭詐和暴行」，呼求上帝最終的公義審判。¹⁰¹

路德在解釋何謂「褻瀆」的時候，引用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 4 節說明，敵基督雖然高抬自己過於一切稱為上帝、受敬拜為上帝的，實際上卻不能高過於上帝自己的本性。¹⁰²他區分「按其本性的上帝」(God as he is in his own nature)和「被宣講的上帝」(God as he is preached)，「按其本性的上帝」是在威嚴中的上帝，是人所不能靠近、也無法與之交流；「被宣講的上帝」則是上帝藉著道在特定時間向人顯現出來。敵基督高抬自己，只

⁹⁸ LCP 3:521.

⁹⁹ LCP 3:521.

¹⁰⁰ 詩篇第十篇 3 節在和合本作：「因為惡人以心願自誇；貪財的背棄耶和華，並且輕慢他。」路德跟隨耶柔米，將「輕慢主」翻譯成「褻瀆主」。見 LCP 3:527-529.

¹⁰¹ LCP 3:558.

¹⁰² LCP 3:530.

能高過「被宣講的上帝」，也就是高於「人對上帝的傳講和敬拜」。路德因此說，人的話語被高舉過於上帝的道，並且受人敬畏和敬拜高過於上帝，這的的確確是最大的褻瀆了。¹⁰³

(三)「耶和華啊，求你起來！」(詩 10:12)

仇敵讓我們以為上帝已經忘記了(詩 10:11)，但路德說，我們要帶著確信轉向上帝，來向他祈求。因為上帝命令我們來信靠他，我們若以為上帝忘記我們，就真是褻瀆上帝。他說：

當他自己已經在第一條誡裡說要信靠他、要仰望他；在第二誡說，要求告他的名；在第三誡說，要期待他的幫助，我們還說：上帝忘了困苦人，或者他轉臉不看，或者他不需要看顧，那就是真正的褻瀆。¹⁰⁴

路德極力地主張，上帝自己透過「他的命令」向我們保證他乃是「以善意對待我們」的上帝，¹⁰⁵我們若不信，就是不以上帝為義，或說不把上帝當上帝。因此，即使仇敵魔鬼當面對我們說：「上帝已經忘了困苦人」(詩 10:13)，我們還是可以帶著信心轉向上帝。

上帝的話作為我們的依據，使我們不憑眼見，而是憑著信心，勝過仇敵的試探。所以路德說，儘管敵基督和羅馬教會以基督的名義和權柄，高坐在使徒的座位上，但我們堅信「基督永遠為王」(詩 10:16)，在世界結束的時候，必會審判惡者。在現時，唯一的安慰就是相信主必永遠做王，惡人終將滅亡。若沒有這樣的信心，不虔之人佔據上位的眼前現實，終將腐蝕你的信心。

¹⁰³ LCP 3:530.

¹⁰⁴ LCP 3:554.

¹⁰⁵ LCP 3:555.

(四)「耶和華阿，．．．你的耳朵早已預備好要垂聽」¹⁰⁶（詩 10:17）

上帝已經準備好要聽他們的呼求，對苦難中的人，是莫大的安慰，但這只有信心才能領會，因為是在事情看來最不可能的時候。路德強調人的禱告不能在上帝的垂聽之先。因為在人呼救之前，「上帝的耳朵已經預備好要聽見他們。」（詩 10:17）上帝已經預備好要聽，甚至在困苦人呼救之前，上帝就已經聽見他們心裡的願望了。路德並舉先知以賽亞所說的話為證：「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賽 65:24）以及「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裡。」（賽 58:9）他強調，上帝比禱告之人更加無法忍受遲延，在人禱告之時就已經樂意聆聽。因此整本詩篇不只命令我們要帶著盼望來禱告，甚至在我們疏忽禱告時激動我們起來禱告，因為詩篇讓我們看見上帝已經預備好要聆聽。

關於上帝預備好垂聽禱告的應許，對困苦受難的人，確實是絕對必要而充滿安慰。但路德十分了解，這些應許在進入我們耳中之際，往往是在事情尚未顯明，所以遠遠超過人所能感覺或領會，唯有透過信心才能顯明出來。無論應許多麼真實，也會跟眼前的情況形成衝突。他說：

這些話，無論是說的時候，或者聽見的時候，都在事情遠遠超過人所能感覺或領會之際，唯有對信心才會顯明出來，甚至是在事情尚未顯明，而遭人輕視之際。¹⁰⁷

對路德而言，信心總是對立於眼見，這是為什麼他常常強調「詩篇是信心與心靈練習的地方」。¹⁰⁸詩篇沒有透過信心來讀，只會像是暗夜和霜寒，沒有光照進來，也無從取暖。他知道，試煉和患難不只是威脅和挑戰著信

¹⁰⁶ 詩篇第十六篇 17 節，和合本作：「耶和華．．．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路德則翻譯成：「耶和華．．．你的耳朵早已預備好要垂聽。」見 LCP 3:563.

¹⁰⁷ LCP 3:564.

¹⁰⁸ LCP 3:564.

心，同時也叫信心成長，因為「信心只存在試煉與患難中」，¹⁰⁹試煉和患難叫信心愈是顯得明亮。

七、詩篇第十三篇

路德認為詩篇第十三篇和詩篇第六篇一樣，都是詩人藉著呼求上帝的憐憫，來勝過死亡的威脅，並在試煉當中抵抗著絕望。

（一）「耶和華，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詩 13:1）

路德在這篇詩裡看見死亡地獄這種靈性困境的極盡。受試煉的人為著遲遲未見上帝的幫助而向上帝抗議。幫助延遲到來對每一種試煉而言，都是不可言喻的沉重，尤其對這種屬靈的掙扎，更是嚴酷。他從詩人在 1 至 2 節不斷重複了四次的申訴：「要到幾時呢？」（詩 13:1-2）看見這種瀕臨絕望的強烈感受。對他而言，詩人所面對的乃是「一位憤怒的上帝」。¹¹⁰

路德有如親身經歷一般描述這種試煉。對路德而言，受試煉之人因為上帝的延遲和沉默，感受到上帝的拒絕。上帝不只試驗他，而且離開他，就像要將他從生命冊上挪去，就要永遠將他遺棄。從詩人的痛苦和苦毒裡可以看到，上帝對他而言已經「成為對敵」。¹¹¹

路德繼續從受試煉之人的角度來描述這種靈性困境：「人的盼望已經無能維持，絕望卻在蔓延；只有靈裡面那說不出來的呻吟，運行在暗黑的淵面上。」¹¹²他將聖靈為我們的嘆息（羅 8:26）和聖靈在原初混沌的創造工作（創 1:2）連在一起的結果，既描繪出這種人靈裡的無力混亂，有如創世原

¹⁰⁹ LCP 3:564.

¹¹⁰ LCP 4:31.

¹¹¹ LCP 4:31

¹¹² LCP 4:31.

初的混沌，也隱含著聖靈在人心中的禱告乃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工作。¹¹³

對路德來說，這種靈性的試煉有如永恆般長久。¹¹⁴這種良心的壓迫和困窘是最難以承受的苦難，因為其他苦難可以當作對罪的後果而予以忍受，還有與上帝復合的盼望，但這種屬靈的試煉乃是良心向他指證自己的罪，令人預先意識到上帝那「永遠而不可動搖的預定」，¹¹⁵也就是上帝永恆而無可避免的最終審判。

對路德而言，上帝的定罪和拒絕對受試煉之人來說，不只無法承受，而且無法逃脫。就像詩人儘管「心裡不斷地籌算」，尋找出路和安慰，卻是不能。（詩 13:2）路德引約伯的話：「完全人和惡人，他都滅絕。」（伯 9:20），說明萬事都出於上帝的恩賜，所以義人和惡人在上帝面前毫無分別，上帝都能予以擊打。遭上帝拒絕時，除了上帝自己的救助，從人身上是找不到任何出路和安慰的。但現在上帝這唯一的幫助既然已經向他關門，人就無計可施，無路可逃。

（二）「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詩 13:2）

但路德深諳，在遭遇上帝的拒絕時，人定罪的良心總是令他將上帝當作仇敵，只是他若因此斷定自己遭受上帝永遠的震怒和棄絕，他就掉入撒但最大的試探，因為路德說，當人像詩人一樣「認出這試探裡的仇敵時，就是勝利的一部分。」¹¹⁶

路德指出基督在客西馬尼園裡也曾經歷相同的屬靈掙扎，因為他不是沒有

¹¹³ LCP 4:31.

¹¹⁴ LCP 4:32.

¹¹⁵ LCP 4:32.

¹¹⁶ LCP 4:35.

感覺的樹幹，而是像純粹而真實的人一樣經歷諸般的試探。¹¹⁷他仔細分析基督遭受魔鬼的試探時的心路歷程。基督先是抱怨訴苦：「我能說甚麼？」他雖然也想逃離這場試煉而祈求上帝能救他免死，但他終究在上帝的震怒當中認出這位天父，繼而信靠他的父：「父阿，願祢榮耀祢的名。」最後，基督欣然接受他的定命，而終結魔鬼的試探。

所以當我們認出真正的仇敵時，上帝的憐憫開始露出曙光，為遭遇試探的人帶來安慰。路德指出，人甚至能控告他的仇敵，並且對上帝滿有盼望，這卻是在試煉的風暴底下所做不到的。

(三)「耶和華我的上帝啊，求祢看顧我、應允我！」(詩 13:3)

路德指出，人在上帝的震怒底下認出那位天父時，「憤怒的判官」已經成了「最慈愛的上帝」。¹¹⁸所以人先前抱怨上帝不為所動，將他遺忘，現在卻開始向上帝祈求上帝的看顧和垂聽。

但路德強調，上帝不是人禱告才垂聽看顧，因為上帝絕不至停止作上帝，他總是看顧垂聽。上帝有時似乎拒絕我們，我們人若不能確信禱告會蒙垂聽，就不會禱告。所以，人禱告不是要上帝看顧，因為上帝早已看顧，人禱告乃是要知道上帝確實看顧，而有內心的平靜與信靠。他認為，人能開口禱告，乃是因為上帝的看顧。他因著顧念我們，就促使我們禱告，以致能知道他已經看顧。

(四)「但我盼望你的憐憫，因你的救恩快樂」(詩 13:5)

最終，得救之人因為上帝的厚恩歡喜，歌頌上帝。路德強調，人得救全因上帝白白的恩典與憐憫，因為沒有人不是該受定罪的罪人，也沒有人可以在魔鬼所射的箭前站立，只有那些不仰賴自己功德和貢獻，單單因著信心和盼望仰望那位獨一全然白白施恩憐憫的上帝，並且緊緊抓著這憐憫而相

¹¹⁷ LCP 4:36.

¹¹⁸ LCP 4:37.

信自己可以因此得救的，才能得救。

職此之故，所有的歌頌都不該歸給我們，唯獨要歸給上帝，單單因著他的憐憫拯救像我這般不配之人，為這樣的救恩實在要大大歡喜。路德說，我們唯一所必要有的就是上帝的憐憫；在這憐憫上面加上任何其他事物，就不能作為我們盼望的緣由。

八、詩篇第十六篇

路德認為這篇詩清晰地講論基督個人的受難和復活，使徒們也因此在此講論基督復活時引用這篇詩多過其他詩篇。他認為整篇詩是基督在十架上臨死之前直到復活之後的禱告。他以基督的禱告做為榜樣，教導我們面臨滅亡之際，要大聲呼求上帝，單單投靠上帝的憐憫。

(一)「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詩 16:1)

路德將整篇詩放在基督臨死的背景底下。他從基督臨死前的禱告中，看見基督正面對死亡的恐懼。因為對他而言，憑藉自己或人的力量得著保守的人，就不會求上帝保佑，唯有面臨滅亡或失喪的人，才需要上帝的保守。但基督在面臨死亡之際仍向上帝禱告，顯明他的信心。因為對路德而言，呼救是信心和盼望的工作，因為「人若不相信上帝或對上帝有確信，就不會呼救。」¹¹⁹ 所以對他來說，基督在十架上全心投靠上帝，作為我們的榜樣，教導我們當面臨滅亡之際，要大聲呼求上帝，因為人若無法呼救，就會絕望而滅亡。

(二)「你是我的主，我不曾給你甚麼好處。」¹²⁰ (詩 16:2，路德的翻譯)

路德將這句話放在基督的口中，表達出基督對上帝全然的倚靠。基督對上帝說：「你是我的主；我不曾作為你的好處。」路德在這裡看到，上帝作為

¹¹⁹ LCP 4:114.

¹²⁰ 詩篇第十六篇 2 節下半句，和合本作：「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路德所使用的武加大譯本作：「你是我的主；你不需要我的好處。」路德則將其解作：「你是我的主，我不曾給你甚麼好處。」見 LCP 4:115.

上帝，是一切好處的源頭，所以基督自己說他不能給上帝任何好處，卻從上帝那裡得著所有好處。

路德強調，基督自己的榜樣教導我們屬上帝的子民關於十架的道理。因為上帝藉十架拿走基督所有的一切，為要向人顯明，上帝並不收受人的任何東西，而是當人信靠並盼望上帝時，就從上帝領受一切的好處。所以上帝在信徒身上施加十架和苦難，就能叫我們認識自己，並且放棄自義，使我們得以分享上帝的性情。

路德肯定苦難的正面價值，稱之為「十架的好處」，就是令人放棄自義和仰賴自己。因為只有苦難能叫人體察，我們裡面沒有任何成分或貢獻，可以博取上帝的好處。人若想要憑藉善功平息上帝或改變上帝，其實是要上帝向人折服，否則就不信靠他。但那分享上帝性情的人乃是自己成為無有，讓上帝按他的性情而行，對路德而言，這樣才是分享上帝性情的真諦。

所以路德以「十架和苦難」作為標記，辨識出基督真正的子民。（詩 16:3-6）因為基督如何，屬基督的人也如何。基督既為萬有之首，他尚且需要丟棄萬事，唯獨仰賴上帝，在歷經苦難後才能進入上帝的國度，作為基督產業的百姓，也必須經歷十架和苦難，使他們唯獨仰賴基督的上帝，從上帝得著萬事。

（三）「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詩 16:7）

基督在死亡和苦難當中，驚懼窘困，四面受敵，想要逃跑卻無處躲藏，但他必須被「耶和華的指教」所充滿，使他不只知道他需要力量，也知道要從哪裡得著力量。

路德解釋這裡給基督的指教(counsel)是甚麼。他說，基督所得著的指教，就是在死亡和苦難當前，「不逃避死亡、不走回頭路，而是要禱告：『上帝

啊，求你保佑我。』將自己完全交託上帝。」¹²¹ 但他以為，基督之所以需要上帝的指教，因為基督的「心腸」，也就是他軟弱的肉體，卻也同時抵抗著這個指教。所以基督的禱告乃是一場心靈和肉體的相爭，他的心靈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 26:41）

唯有當基督將這位「在他右邊，使他不致搖動」的上帝，也就是「施恩憐憫而有利於他」的上帝，擺在他眼前時，他才能忍受苦難和死亡（詩 16:8）。最終，基督就在這個掙扎的過程中，從苦難學了順從，讓自己的力量被勝過，為一切順服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 5:8-9）。

路德再次強調盼望的對象是「上帝在他應許裡白白施予我們的憐憫」¹²²，除此之外別無盼望，所以我們這不配之人唯一所該祈求並尋求的也是此盼望。因為，若沒有這樣的憐憫應許，面臨死亡或苦難的人就會繼續將上帝當作是「勒索者」(extractor)，以為上帝向我們索求更多的補贖和善工，於是人只有陷入更深的沮喪和怨懟，得不著良心的安慰。

（四）「我將耶和華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動搖。」（詩 16:8）

但究竟我們要如何將上帝「擺在面前」呢？路德說，「甚麼叫信靠上帝？不就是人常常將上帝擺在他面前，堅定地深信上帝就在他的右手邊，使他不致動搖嗎？」¹²³對路德來說，將上帝擺在面前的就是信心。我們的信心不斷地轉向上帝，像用雙眼不住地注視上帝。

所以路德指出，信心所注視的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不是其他的受造，而是單單注視上帝，仰望上帝的憐憫，所以被稱為是屬上帝的力量。因為信心

¹²¹ LCP 4:134.

¹²² LCP 4:137.

¹²³ LCP 4:138-139.

既確信他為上帝所喜悅，也就是「上帝在他的右手」，上帝也會有利於他。這樣的信心既不能做惡，不能為惡所勝。所以，信心給人勇敢快樂的心，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也承受萬事。

路德所謂的信心，不是一種人選擇的習慣(habit)。相反地，他認為信心乃是最為活躍、最為動態的，需要在面對試煉之時一次一次地施行。信心為人帶來平安的時刻，也使人忍受爭戰的時刻。路德認為，整本詩篇就是信望愛最確實的定義，因為我們都要通過苦難和試煉，使我們的信望愛更加純潔而屬於上帝。

對路德而言，信心必定意味著「隱藏」、「看不見」，因為如果看得見就不需要信心。他用右手和左手分別代表人的內在和外在外在，右手就是向眾人隱藏而必須透過內在的信心所看見的，而左手則是外在公開的事實。所以基督被右手邊的上帝大力扶持時，卻在左手邊眾人面前軟弱而無助。當基督說：「我必不致動搖。」（詩篇 16:8）這不是說他可以免除考驗和試探，也不是不會有動搖的時刻，而是在軟弱無助時，信靠上帝的拯救。對路德而言，信心是一種有能力的情感，可以信賴這位隱藏在現實對立面底下的上帝，而不斷地勝過試探和考驗。

（五）「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詩 16:9）

路德在此提問：基督在受難之際，如何能說「我的心歡喜」呢？他不認為基督是指著受難時說的，基督在這裡乃是盼望並期待著復活。

他透過 11 節來形容復活的榮耀：「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復活對我們而言就是：永遠的生命、永遠的喜樂並永遠的福樂。永遠的生命就是上帝藉基督死而復活，戰勝死亡，所帶給我們的生命。永遠的喜樂是親睹上帝面容的喜樂。永遠的福樂則是身體靈魂所能得著所有的享受和歡樂。

但路德隨即提醒我們，這樣的生命、喜樂和福樂，今生只能淺嚐，因為苦痛參半，安慰之中仍有憂愁。我們如今與上帝遠遠相隔，有如從黯淡的玻

璃觀看，到那日卻要親睹上帝的面容。¹²⁴今日的喜樂是朦朧的喜樂，到那日則是面對面的喜樂。

今生我們在上帝的左手，凡事都帶著憂愁；因此，在上帝的右手，也就是來生，萬事都要充滿喜樂。上帝右手的生命，既是在上帝面前的生命，也是那要來的生命；今日藉著信心所開始的生命，終將在眼前臻至完滿。所以對路德而言，信心是注視，卻不是目睹；我們現在在「未濟」的世界裡，信賴這位繼續保持隱藏的上帝。我們就像身處天寒地凍的冬天，翹首仰望春天的到來。前面等著我們的乃是那新生的喜樂，我們憑著信心所仰望的，終將親眼目睹。

九、詩篇第廿二篇

路德對哀歌的理解，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哀告為核心。他在對詩篇第廿二篇基督論式的詮釋中，詳盡地討論了基督哀歌的意義。對他而言，基督的哀歌向我們顯示一位與我們同受苦難、也勝過苦難的上帝。基督的受死與復活是我們得以向上帝哀告的信心憑據。對路德而言，基督不只教導我們如何發出哀求，他也使我們得著信心，可以在患難中對上帝發出呼籲。但路德仍然保留隱藏的上帝的奧秘，基督在預定試煉時的沉默，也讓我們看見哀歌的限制。

（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不聽我哀嚎的言語？」¹²⁵（詩 22:1）

路德按照教會傳統，將這篇詩當作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禱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詩 22:1）

他認為「唉哼」不足以表達基督痛苦的程度，他引用希伯來原文，將基督

¹²⁴ LCP 4:147.

¹²⁵ 詩篇第廿二篇 1 節，和合本作：「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路德所用武加大譯本作：「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過犯的言語？」路德則根據希伯來原文將此句讀為：「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哀嚎的言語？」見 LCP 4:357.

的呼喊解釋為一種「哀嚎」(roaring)。¹²⁶他指出新約福音書的作者也照著希伯來原文而保留了這裡重複兩次的「我的上帝！」，才能表達出不斷重複地呼求上帝的迫切和強度。

所以路德所要強調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是真實的，他受苦的不只是在身體和心理上，其中最大的苦難乃是更是在屬靈上。當基督背負了我們的罪，他就落到上帝的震怒底下，良心受到重壓，從上帝面前被剪除。上帝的遺棄是他受苦的來源。路德強調，基督不但背負了我們「所有的罪」，他也背負了我們因罪「所受的所有苦難。」¹²⁷他堅持，「上帝對罪的擊打，不只是死亡，還有受苦良心的恐懼與驚恐，因為意識到上帝永恆的震怒，被逐出上帝的面前，遭受永遠的棄絕。」¹²⁸對他而言，基督像我們一樣受苦（來 2:17, 4:15），意味著他不只經歷釘刑而死亡，更重要的是，基督也同我們一樣經歷面對死亡時的良心焦慮和恐懼。

因此，路德認為，當基督受難之際，基督所遭遇的試煉不能只侷限在他的身體或心理這些人性裡較低下的部分，而模糊地解釋為「基督的人性缺乏上帝的幫助」。¹²⁹他堅持按照希伯來原文來理解基督這句話口中的見證，基督的受難乃是及於他的全人，也就是「基督遭上帝遺棄」。

但基督怎能被上帝遺棄呢？上帝既做為基督呼喊的對象，基督就不會全然被上帝遺棄。從這裡，路德將「上帝的遺棄」當作一種可經驗的苦難現實。他回答基督如何能被上帝遺棄時，他從上帝的本質談起。對路德而言，上帝是「生命、亮光、智慧、真理、公義、良善、能力、喜樂、榮

¹²⁶ LCP 4:357.

¹²⁷ LCP 4:360.

¹²⁸ LCP 4:360.

¹²⁹ LCP 4:358.

耀、和平、祝福和一切的美善」，因此當基督「被留在死亡、黑暗、軟弱、罪惡、困惑、憂愁、傷心、失望、咒詛和一切的邪惡當中」，¹³⁰也就是基督遭遇了上帝異於本性的工作時，就是遭遇了上帝的遺棄。而基督被上帝遺棄這件事，路德也從我們人仍在苦難中的事實來確證。我們屬基督的人既經驗上帝的遺棄，基督這眾聖之首豈不更要被上帝遺棄，將眾人的哀傷全都背負在他身上？他引用使徒在希伯來書的話說，基督作為我們的大祭司，就與我們同受試探。所以路德進一步推論，這只能因為基督「既是義人又是罪人」，¹³¹所以基督以上帝作為他的上帝，卻仍處於上帝的遺棄中。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哀歌，也就是當基督遭上帝棄絕，以致在十字架上哭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傳統上稱為基督「被棄絕的哭喊」(cry of dereliction)。對路德而言，基督的哀告有以下四方面的意義：

1. 基督向上帝所發的哀告是他在上帝震怒底下所受的試煉

正如保羅引用摩西的話說：「凡被掛在木頭上的，都是受咒詛的。」路德看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在律法底下承受律法的咒詛，所以基督必須經驗律法之下的人所會經歷的所有痛苦和苦難。「服在律法一切屬靈的能力底下，就是被殺、被定罪（咒詛）、被放在死亡和地獄裡，也就是經驗到死亡和地獄，並且心裏升起對律法最大的痛恨和褻瀆。」¹³²他強調，當基督為我們的緣故被定罪、受咒詛，他在靈魂裡面親身經驗到上帝的震怒與咒詛時，自然會受到試探要對上帝發出怨恨和抱怨：「我的上帝離棄了我。」

¹³⁰ LCP 4:359.

¹³¹ LCP 4:360.

¹³² LCP 4:361.

2. 基督乃是無辜清白的哀告者

但對路德來說，基督即使向上帝哀告，他還是一個清白無辜的哀告者。他根據希伯來書指出，基督即使帶著人性的軟弱，在抱怨上帝的事上受試探，但他的抱怨卻不致犯罪。他認為，就像屋子的樑木承重太過時，自然會導致斷裂，並不是樑木本身有甚麼缺陷，所以「儘管基督全力愛著他的天父，但當他所受的折磨，遠超過他人性的力量時，就會迫使他無辜而孱弱的本性，發出嘆息、呻吟、哭喊、畏懼、退縮。」¹³³也就是說，基督既不犯罪，也沒有自私的慾望，所以他的抱怨，不像我們受苦時對上帝的怨恨，他所有的抱怨乃是出自軟弱人性的一種純粹而直接的感受。

3. 基督成了我們的褻瀆

路德強調基督的無辜清白，是為著要強調，基督對上帝的褻瀆其實是承當了我們對上帝的褻瀆。基督沒有犯罪，卻如同罪人一樣良心受定罪；他發出良心受壓迫的哀告，卻不是抱怨臨到自己身上的苦難；同樣，基督的哀告，聽起來是對上帝的褻瀆，因為基督擔當我們罪的時候，我們對上帝的抱怨和褻瀆也落在基督身上。基督對上帝的褻瀆既是代替我們而發、也是為我們而發，最後他甚至說，基督成了我們的褻瀆：

因此，「我的上帝，祢為何離棄我！」看似對上帝的褻瀆，卻不是褻瀆。因此，我們應該說基督成了對上帝的褻瀆，那個意思就跟我們說他成了咒詛、他成了罪是一樣的。¹³⁴

他說，就像基督自己並不犯罪、也不受咒詛，卻「浸入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的罪和苦難，同樣的，他自己並不褻瀆上帝，卻也「浸入了」我們

¹³³ LCP 4:364.

¹³⁴ 路德引用耶柔米的詮釋，將「咒詛」翻譯成「褻瀆」，所以將申命記廿一章 23 節：「（因為被掛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詛的，」解做「被當作是對上帝的褻瀆。」見 LCP 4:363.

的褻瀆。¹³⁵基督像個罪人一樣哀哭，全是為我們的緣故。

4. 基督的哀告是我們的安慰

路德指出，基督為我們所受的苦難以及為我們所發的哀告，都是我們深陷絕望之際的安慰。當我們受律法定罪，在上帝的震怒底下，被地獄和死亡抓住而致驚慌時，基督對上帝的哀求就作為「我們信心的杖」，¹³⁶使我們可以向上帝發出呼求：

確實，對那些深陷死亡地獄的痛苦的人來說，沒有甚麼更適用、更安全的濟助可以比得上你去記住（基督）這個得勝的軟弱，然後帶著其中的信心去禱告。我所謂的信心，就是你可以相信他承受這一切事都是為著你和你的需要，也相信他可以修理補救你的一切罪惡，使你為著這個緣故可以求告他。¹³⁷

他在這裡指出，基督的勝利乃是藏在他十架受難的軟弱底下，因為當我們看基督像一個罪人哀哭，其中包含了他兩個層面的工作。首先，我們看見上帝在基督裡承受了人的苦難，同時我們也看見上帝在基督裡也為我們的苦難提供了救濟。因為當基督在十架上發出哀告，路德指出，這是因為基督承受了我們的過犯。他以受苦的基督作為「上帝給我們的聖禮，也就是基督與新娘之間奇妙的交換，」¹³⁸他將我們的罪和惡全都背負在他身上，好使他可以將我們從這些裡面釋放出來。

為這個緣故，路德勸勉那些正遭上帝遺棄的人，要記住這位與他們同受試探的基督，因為從基督的哀歌可以看見他與我們同受苦難和試探，他

¹³⁵ LCP 4:364.

¹³⁶ LCP 4:365.

¹³⁷ LCP 4:366.

¹³⁸ LCP 4:369.

「知道(feel for)我們的痛苦，他也能拯救(succour)我們脫離痛苦。」¹³⁹

但他也承認，這位軟弱的基督乃是上帝恩待罪人的奧秘，這裡面的憐憫與恩典完全向世界的理性隱藏，必須透過嬰兒般的信心才能認明。他說，基督像一個罪人哀告，我們可能不盡明白，但這不是嬰孩的奶，而是強者的酒和餅，可以餵養那些深陷試煉而靈性強壯的人。

路德在解釋「上帝遠離不拯救，也不聽哀嚎的言語」（詩 22:1）時，解釋了我們的禱告往往發生在人的經驗與上帝的應許對立最為劇烈之際。他認為，我們發出哭喊的聲音，是因為上帝遺棄了我們。但上帝既是我們求告的對象，就是我們的上帝，他總是靠近我們，怎能又離我們甚遠呢？所以這樣的哀告，就是救恩離我們最近，也是離我們最遠之際。

「因為若沒有救恩，誰能呼叫『我的上帝』呢？但救恩若鄰近，又怎麼會說『上帝已經丟棄我』？」¹⁴⁰他的結論是，這樣的遠離乃是在我們軟弱當中，也在我們經受折磨的感受裡，也就是儘管上帝最是臨在之際，我們卻無法感覺得到。

但在基督被棄絕的哀歌裡，我們看到一位與我們同受苦難的上帝。他在苦難中與我們同在，使我們認明這位對我們發出震怒的上帝的背後乃是我們可以求告的那一位，使我們得以帶著信心，對他發出呼救的禱告。

（二）「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詩 22:16）

路德沿用福音書裡的受難敘事來解讀詩篇第廿二篇，將 1 至 18 節視為基督受難的詳細描述。當基督哭喊：「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詩 22:2）他則是加上解釋說，儘管基督在十架上哀哭一次，而不是日夜呼求，但這裡乃是一種祈願的表達：「就算我日夜哀哭，祢也不聽。」為的就是要強調基督遭受上帝遺棄的感受。

¹³⁹ LCP 4:366.

¹⁴⁰ LCP 4:367.

路德跟著詩篇第廿二篇指出，基督在十架上望著這位聖潔的上帝而興嘆：

「你是聖潔的」（詩 22:3）。因為基督與上帝在此刻成了最大的對比：上帝是聖潔的，基督卻是令人作噁的蟲（詩 22:6）；上帝崇高而分別，基督則孤苦無依（詩 22:11）；上帝無法靠近，基督則是受到人的責罵和藐視（詩 22:12-13）。

他看基督在十架上，可說是整個人和所有的力量都「如水被倒出來」（詩 22:14）。而且基督既被上帝所遺棄，他就像「覆水難收」，也無從想像能再復活過來。於是基督面對死亡，「骨頭也因懼怕而脫節，心也融化了。」

（詩 22:14）路德形容這種被上帝遺棄的試煉，往往發生在心裡，雖然沒有具體外在的敵人，卻用一種無法形容的方式抓住你的心，使你的心消融於無形，卻無法明白這個屬靈掙扎的原因和起源。

路德肯定地說，基督被上帝遺棄及於他的全人，他確實經驗了三種受難：屬靈的、情感的、身體的。儘管與他同時的猶太人根據希伯來文和文法，將第 16 節讀為「像獅子」，而非「他們扎了我的手」，他卻因為堅持這篇詩確實是指著基督受難，所以以福音書裡基督受死的事實勝過文字的文法，而將此處讀為「他們扎了」。另外，他在對第 18 節「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的釋經中，他也觀察到福音書只引用了這篇詩第 1 節和第 18 節，他所提出的解釋是，或許使徒們以第 1 節為基督所受最大的苦難，而以第 18 節為最輕微的苦難，以此來代表整個受難的過程。

（三）「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說．．．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詩 22:7-8）

路德看見基督在上帝的震怒底下像罪人一樣哀哭，但當基督面對預定的試煉時，作為我們安慰的卻是基督的沉默。¹⁴¹在他對詩篇第廿二篇 4 至 8 節

¹⁴¹ 預定和揀選這件事之所以會對人造成懷疑的痛苦與折磨，是基於「上帝沒有揀選所有的人而只揀選一部分的人」這件事實。這件事實使人深陷懷疑：上帝是否揀選了我？基督的救贖既為著創世以前受揀選之人，但我是否屬於那群被揀選的人呢？基督作為上帝的啟示究竟是否是給我的？這些攸關生死的問題，對懷疑自己的揀選與預定的人來說，是完全無法得到確定

所進行的個人存在經驗投入式的詮釋當中，他看見基督也為我們的緣故經歷了預定的試煉。

1. 基督為我們經歷預定的試煉

路德說，基督在十架上抱怨先祖們得著解救，自己卻被遺棄（詩 22:4-5），這就顯示出上帝揀選人的自由意旨，「因為人不論善惡，上帝單單出於他自己的意旨，拯救某些人，卻遺棄了其他人。」¹⁴² 基督在十架上，為著上帝的揀選深陷褻瀆的試探，繼續在褻瀆和讚美之間來回掙扎。

他以為詩篇第廿二篇 7 至 8 節所描繪的，正是十架上的基督面對世人的訕笑，將對上帝救恩的懷疑，植入基督的心：「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路德認為，敵人奚落基督對上帝的信靠，這對受苦之人實在是莫大的攻擊，使我們對上帝的信靠與盼望顯得荒謬而無力，而予以破滅。

對他而言，預定的試煉作為最大的試煉，就是直接拿去我們的信心與盼望。當我們面對其他患難，我們還有信心和盼望來抵擋。但當人面對死亡，我們所面對的乃是撒但、甚至與上帝和所有受造之間的爭戰。仇敵藉著這種對救恩的懷疑，使我們的信心和盼望毫無立足點，在其他的較

的答案，令人生發恐懼和不安。路德在尋找一位恩慈的上帝的過程中，預定的試煉一直是他亟欲解除的挑戰，而十架上的基督往往是他安慰的來源。關於路德如何面對並克服預定試煉，可參考 Wolhart Pannenberg, “Der Einfluß der Anfechtungserfahrung auf den Prädestinationsbegriff Luthers,” *Kerygma und Dogma* 3 (1954): 109-39. 引用自 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artin Luther'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Grand Rapid, MI: Baker, 1990), 172. 另可參考 John von Rohr, “Medieval Consolation and the Young Luther's Despair,” in *Reformation S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Roland H. Bainton*, edited by Franklin H. Littell (Richmond: John Knox Press, 1962), 72.

¹⁴² LCP 4:373.

輕微的苦難中我們還能據以反抗仇敵的盼望與信心，在此卻受到直接的襲擊。所以路德聲稱，預定的試煉是一場「對戰爭的戰爭」，¹⁴³要解除我們的戰力，叫我們不戰而降，這個試煉更需要我們費力去抵擋的。

2. 基督藉著保持沉默勝過預定的試煉

路德提醒那些落在預定試煉底下的人，要注意這位在十架上與我們同受試煉的基督。這位受苦的基督之所以成為我們的安慰，是因為「基督為我們接受這一切試煉時，他也征服並克服了這個試煉，使這些試煉失去傷害我們的能力。」¹⁴⁴

路德強調，受到預定試煉的人，「絕不能忘記基督沉默的榜樣。」¹⁴⁵ 他鼓勵人效法基督的榜樣，當遇到魔鬼用預定的問題來攻擊的時候，沉默以對，堅持地不予理會，也不回應。他在這裡強調效法基督的榜樣，不是要藉由效法基督所得的恩惠獲取上帝的恩惠，而是他在基督的作為上看見勝過預定試煉的唯一方法。我們必須留意這種去揣想、去爭辯，以致落入失望、甚至怨恨而褻瀆上帝的試探。我們必須像基督對那些訕笑折磨他的人沉默以對一樣，保持沉默。

路德給面對預定試煉的人的第二個建議，則是關於他們的信心。他說，我們必須在「無可相信之時奮力的相信」 (*fight with faith against faith*)，¹⁴⁶因為勝過預定試煉的信心，是針對我們所盼望之「未見之事」的信心。這樣的信心毫不懷疑上帝在一切所行的盡都公義，就算上帝要教我失喪，我都相信他是公義的。我們必須相信上帝的公義和良

¹⁴³ LCP 4:384.

¹⁴⁴ LCP 4:383.

¹⁴⁵ LCP 4:389.

¹⁴⁶ LCP 4:388.

善，無論這對我們而言是多麼難以相信。這樣，我們就不至接受試探去探究上帝的奧秘，而能勝過試探。並且我們這樣相信時，也將得著得救的確據，因為像「這樣將一切的榮耀歸給上帝，並以上帝為義，這樣的人必不致滅亡。」我們像這樣完全認同上帝的旨意，也必得著上帝的贊同，他就能確定得救了。

路德確定，我們透過信靠上帝的全能來克服定罪所帶來的無望，我們也透過信靠上帝看不見的公義來克服預定的懷疑。在這位隱藏並審判的上帝面前，我們只有藉著信才能得著平安。

第三節 主題的歸納與整理

路德在本文所分析的詩篇第三、四、五、六、十、十三、十六、廿二篇中，不僅按著詩篇經文的要求將其指認為基督或詩人在困境之中向上帝所發的祈禱，也充分地加以討論。

路德在這些哀歌詩篇明顯可以分為兩群，一是人對上帝的禱告，一是基督對上帝的禱告。我們可以分別觀察這兩類禱告的主題：

首先是人對上帝的禱告。路德在詩篇第四篇中指出，人在患難中要祈求上帝的憐憫，因為人必須明白十字架和苦難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在詩篇第五篇中，路德透過義人的禱告對比出惡人的驕傲，從而指出人靠著自己的善功，不能在律法的控告下得著平安，唯有以上帝的應許作為盼望的緣由，才能得著真正的平安。至於詩篇第六篇，路德則是勸勉信徒，在經歷上帝震怒之際，要直直地奔向這位發怒的上帝自己那裏去，即使違背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也要在毫無盼望之時，仍舊盼望上帝的憐憫。路德在詩篇第十篇指出，在義人看似遭上帝遺忘之時，詩人卻要我們要帶著確信轉向上帝，靠著他的話語，緊緊抓住他對我們的善意，來向他祈求。最後在詩篇第十三篇中，路德強調詩人藉著呼求上帝的憐憫，來勝過死亡的威脅，並在試煉當中抵抗著絕望。

其次是基督的禱告。路德在詩篇第三篇指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哀求教導我

們在患難之際當向上帝大聲呼喊。在詩篇第十六篇中，路德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禱告做為榜樣，教導我們面臨滅亡之際，要大聲呼求上帝，單單投靠上帝的憐憫。最後路德在詩篇第廿二篇則是指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哀歌向我們顯示一位與我們同受苦難、也勝過苦難的上帝。因此基督不只教導我們如何發出哀求，他也使我們得著信心，可以在患難中對上帝發出呼籲。

從以上的觀察可以看到，路德對這兩類哀歌詩篇的詮釋當中，兩者既具有共同的特徵，又有內在的關聯。兩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徵是：人或基督遭遇患難之際，即使感受到人的逼迫或上帝的棄絕，依然開口尋求上帝的救濟。於是人必須憑藉應許，才能逃離上帝的震怒而投靠上帝的憐憫，並在無可相信之時仍舊相信。這裡面包含共同的元素就是：面對既發震怒又施憐憫的上帝，憑藉應許對抗現實的苦難，在禱告中經歷絕望和信心的掙扎。

同時，路德在這兩類哀歌詩篇的詮釋也有內在的關聯。路德以基督十字架的禱告做為榜樣，鼓勵信徒忍受苦難，向上帝呼求。同時，基督的哀歌也為上帝的拯救應許提供了基礎，為信徒的禱告提供了內在轉變的動力。

我們因此可以得出，路德對哀歌的神學思考是以基督的哀歌為核心，據以建立起他對信徒哀歌禱告的理解和主張。同時我們從以上的分析得出路德哀歌神學中最重要的主題：首先，路德以施行苦難的上帝作為哀歌的原因，第二，路德強調基督為我們所發的哀歌，第三，路德指出我們因著基督應許的話語而能向上帝發出哀歌，最後，路德將哀歌理解為信徒信心與上帝啟示應許的對話。根據此主題的分析，本研究將在下一章針對此四個主題加以討論。

第三章 路德哀歌神學的重要主題

第一節 施行苦難的上帝是哀歌的原因

哀歌是人在絕境中與上帝的對話。人在苦難中為著所遭遇的災難和痛苦祈求上帝的介入與解救，但同時人在無法化解的痛苦當中內心充滿對上帝的疑問與失望。所以我們看到人在苦難看似沒有盡頭時向上帝呼喊：「要到幾時呢？」（詩 13:1）當上帝的公義不見彰顯，惡人興盛，義人卻受苦時，人也會在心裡哀嘆：「上帝為什麼站在遠處？」（詩 10:1）最後連禱告都似乎不見垂聽，人不得不呼喊：「為什麼不聽我的哀聲？」（詩 22:1）所以，哀歌這種禱告最特出的特徵可說是，它是在上帝顯然向人隱藏之時向上帝的禱告。

這是為什麼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當中不斷地強調，哀歌者最大的痛苦不是苦難本身，而是對上帝的懷疑。他針對這種禱告最核心的提問就是：「我可說什麼呢？他既親自如此行，又怎會應允我呢？」¹⁴⁷（賽 38:15）這一切的苦難既來自於上帝，他還聽我的禱告嗎？也就是說在苦難中，人遭遇上帝的經驗有了衝突與矛盾。上帝既是苦難的來源，又是我們苦難的解救。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路德認為上帝與苦難之間的關係包含以下四點：

（一）上帝施行苦難

路德毫無疑問以上帝作為人求告的對象。對他而言，上帝是全能而慈愛的上帝，也是樂意拯救的上帝。他舉大衛在詩篇的見證說：「我呼籲的時候，上帝就應允我。」（詩 4:1）人當以上帝作求告的對象，因為這樣做，就是承認上帝的能力和慈愛，歸榮耀給上帝。他承認上帝是一切好處的源頭。

¹⁴⁷ 以賽亞書三十八章 15 節在和合本作：「我可說甚麼呢？他應許我的，也給我成就了。我因心裡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此處係路德在詩篇第六篇 1 節和詩篇第十三篇 1-2 節的註釋中對以賽亞書三十八章 15 節的引述。

（詩 16:2）儘管我們人不能給上帝甚麼好處，但上帝卻施恩賜人生命、財產和生命各樣可見的好處。他也深信上帝會在這地上秉公行義，施行審判，所以人當開口求上帝審判惡人（詩 5:10），維護福音真道。而在所有的詩篇中，路德不斷地強調，上帝是垂聽禱告的上帝。他強調在人呼救之前，上帝就已垂聽（詩 10:17）因為上帝既不能停止作上帝，他就總是看顧垂聽（詩 13:3）。

但路德也沒有逃避這個世界充滿苦難的事實，而且對他而言，苦難必須歸諸於上帝的主動施行。他指出，上帝有時不垂聽禱告，顯然不行公義。（詩 10:1）上帝遲延不伸手幫助。（詩 13:1）同時上帝也定罪罪人，向他發出烈怒。（詩 6:1）上帝所施的患難又以死亡和地獄為最，將人拋入失望與驚惶當中。（詩 6:3）

正如賀夫蘭(C. Warren Hovland)所說，路德對苦難最基本的論調就是，我們在每一個試煉中都直接地遭遇上帝。¹⁴⁸他沒有忽略造成苦難的可以是我們的罪惡、世人的逆道不義或甚至魔鬼的試探，但除了這些苦難的次要因素，他更多強調上帝在苦難中的主動地位。事實上，路德跟隨聖經哀歌傳統強調上帝是苦難之人的訴求對象，就是因為他被視為苦難的源頭，唯有他才能為人的苦難負起責任。他藉此不斷地強調上帝作為至高的主宰，是人唯一的幫助。所以，如同彭柏頓(Glenn Pemberton)所指出，聖經哀歌與不信上帝之人的質疑或怨懟之間的絕大區別，就在於聖經哀歌的出發點就在於對上帝至高權柄的認知。¹⁴⁹

（二）上帝的隱藏

¹⁴⁸ C. Warren Hovland, “Anfechtung in Luther’s Biblical Exegesis”, in *Reformation S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Roland H. Bainton*, ed. Franklin H. Littell (Richmond, VA: John Knox Press, 1962), 48.

¹⁴⁹ Glenn Pemberton, *Hurting with God: Learning to Lament with the Psalms* (Abilene, TX: Abilene Christian Univ. Press, 2012), 91-93.

對路德而言，上帝的神聖全能使他成為萬事萬物後面的動力與緣由，這是上帝的基本定義，如果不是這樣，上帝就不能稱作上帝。但他從哀歌詩篇的詩人身上，也從他自己的經驗發現，儘管唯有那位掌管風和海的才能平息風和海，但上帝卻也會向人隱藏，當人轉向他求助卻不得其門而入。因為，對他而言，人不能隨時隨地找到他，上帝反倒不斷的撤回，甚至對信徒也是如此。路德早在《詩篇第一講義》(*Dictata super Psalterium*, 1513-1516)就談到上帝的「超乎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但他不是稱之為「未知」(*unknown*)，而是「隱藏」(*hidden*)。¹⁵⁰他用上帝的「隱藏」來描述上帝與人無法超越的距離，但更多地則是描述人遭遇上帝的經驗。上帝的「隱藏」是一種針對經驗加以概念化的語言，用以描述人與上帝交會的經驗，特別是那些負面的信仰經驗。¹⁵¹對路德而言，上帝的隱藏不是針對上帝超越性本質的描述，而是人遭遇這位永活的上帝無法避免的經驗。他使用上帝隱藏的概念來解釋苦難和拒絕這種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正如普林特(*Regin Prenter*)所說，隱藏的上帝乃是「那位近身的上帝，我們每天經驗他的作為，卻無法加以解釋。」¹⁵²

(三) 兩種試煉(*Anfechtung*)

這位隱藏的上帝不但向人隱藏，而且藉著試煉攻擊人，使人留在懷疑和失望當中。我們可將路德《第二詩篇講義》裡所談到的試煉分為兩大類：¹⁵³

¹⁵⁰ B. A. Gerrish, “‘To the Unknown God’: Luther and Calvin on the Hiddenness of God,”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53(July 1973):265.

¹⁵¹ Gerrish, “‘To the Unknown God’,” 290.

¹⁵² Regin Prenter, “Guds virkelighed”, 147. 引用及英譯來自 Sasja Emilie Mathiasen Stopa, “‘Seeking Refuge in God against God’: The Hidden God in Lutheran The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Weakening of God,” *Open Theology*, 4(2018):673.由筆者譯成中文。另外拜爾也強調人遭遇神隱藏的經驗是指，人無法理解神既是良善和這世上的苦難事實兩者如何能協調一致。見拜爾，《路德神學》，12-14 頁。

¹⁵³ 拜爾，《路德神學》，239-241 頁。

首先是上帝「可以理解的試煉」，主要跟罪惡有關，表現在上帝的震怒上。這是關於上帝和人之間的距離，而人則落在「我不配站在上帝面前」的恐懼和焦慮。其次是上帝「不可理解的試煉」，主要跟懷疑有關，表現在他自由揀選人的預定旨意上。因為路德認為上帝可以絕對自由地決定萬事，也能自由地做成萬事，更加劇上帝的預定對人所帶來的挑戰，所以對他來說，上帝的預定可說是上帝最終極的隱藏，成為上帝與人無法跨越的「界線概念」。¹⁵⁴

我們可以發現，在第一種試煉底下，儘管人在試探中非常無助，但仍可以透過患難確認上帝的慈愛和良善，因此路德鼓勵人落在罪惡與苦難的時候，不要將苦難視為上帝命定的命運而噤聲忍受，而是要奮力與上帝交涉，開聲呼救。但在第二種試煉底下，路德卻以為人應該拒絕揣想上帝預定的奧秘，而要安靜沉默等候終末的到來，由上帝來給出答案。

（四）上帝的隱藏和上帝的目的

路德深深體驗上帝的隱藏造成人莫大的挑戰和威脅，但他對苦難最終的理解是，苦難和試煉會為我們的益處效力。這是為什麼他堅持上帝永遠是信徒失望的主要肇因，因為信徒知道上帝施行苦難，會使他們相信苦難帶有上帝的目的。當他說，苦難是上帝異於本性的工作(*opus alienum*)，為要作成他合於本性的工作(*opus proprium*)，他的解釋是人憑自己不會來就近上帝，所以上帝藉由苦難和試煉迫使人更加認識自己，從而除去驕傲和自以為義，苦難也會驅使人來靠近上帝，教他認識上帝的慈愛和良善。苦難與試煉是上帝令人痛苦而不解的工作，為的是要完成他拯救的目的。對通過試煉的人來說，苦難本身可說是上帝的拯救。

路德因此對苦難帶著正面的看法，苦難可說是為上帝的拯救效力。這種認識固然可以鼓勵人去看見苦難的正面意義，以致視為上帝的美善旨意而予

¹⁵⁴ 拜爾，《路德神學》，242 頁。

以忍受。但在這樣的理解底下，苦難很難不會被合理化，甚至失去苦難憎惡和毀壞的面貌。針對這個教導，溫格爾(Timothy Wengert)特別強調，路德的十架神學並未合理化苦難，或高舉苦難本身。¹⁵⁵他指出，路德強調苦難是上帝「異於本性」的工作，正是基於苦難的兇惡和毀壞，只有在上帝「合於本性」的工作底下，苦難才能化為我們的好處。¹⁵⁶因此，對受苦之人來說，他所面對的苦難固然至終會為他帶來某些益處，但苦難對他仍是無法予以合理化的痛苦事實。人能脫離苦難，不是藉由合理化苦難，更不是去忍受苦難，而須仰賴上帝的拯救，才能不致失去盼望。所以人在上帝的拯救到來之前，必須憑著信心，才能明白苦難的必要與意義。

第二節 受苦的上帝為我們發出哀歌

人發出哀歌禱告，是在上帝顯然向人隱藏之時。人在苦難中遭遇上帝全權的作為，卻無從得知他的旨意和目的。他好似向人轉臉，離人甚遠。路德在哀歌詩篇裡看到，詩人往往在受苦的基督身上找到福音的安慰。對遭遇上帝的審判與拒絕的人來說，他唯一的安慰就來自於在十架上為我們受苦哀哭的基督。

林哈德(Marc Lienhard)指出，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當中，發展出他對基督受難最為具體而完整的理解，而他對基督受難最詳細的討論就集中在他耶穌在十架上的禱告。¹⁵⁷我們可以說，路德對基督受難的理解，有很大一部分就建基於他對基督的哀歌禱告的詮釋。

對路德而言，哀哭的基督給我們的安慰，共有三個方面：

¹⁵⁵ Timothy J. Wengert, “‘Peace, Peace...Cross, Cross’: Reflections on How Martin Luther Relates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to Suffering,” *Theology Today* 59, no. 2 (June 2016):190-205.

¹⁵⁶ Timothy J. Wengert, “‘Peace, Peace...Cross, Cross,’” 202.

¹⁵⁷ Marc Lienhard, *Luther: Witness of Jesus Christ*(*Stages and Themes of the Reformer's Christology*), 115. 此外 Rittgers 也指出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中強調「基督人性受苦的深度」，見 Rittgers, *The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 115-116.

(一) 基督作為我們的榜樣(*exemplum*)

路德基督論的焦點放在基督的人性上，使他肯認基督在十架上受苦的程度，超過他當時的傳統。¹⁵⁸傳統上對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哀哭，不是歸因基督乃是代表教會，就是認為基督的呼喊乃是發自他的身體或靈魂較低下的部分。¹⁵⁹但路德堅持，基督發出呼喊時，乃是發自他整個的人性。所以對他而言，「一位願意成為我們救主的基督也必定會遭受我們本身地獄的處境。」¹⁶⁰，基督在十架上不僅承受了罪的刑罰，也承受了罪一切的效應，所以他也和人類一樣實際經歷人面對死亡時的良心焦慮和遭上帝棄絕的驚駭恐懼。¹⁶¹所以基督就像我們一樣，經驗著讚美和咒詛上帝的試探。

路德常常提醒受苦之人，連基督也曾「心裡願意，肉體軟弱」(太 26:41)，發聲禱告求父挪去死亡之杯。他以基督作為我們受試煉之人的安慰，因為從基督的禱告可以看見，這位基督與我們一樣，也落在百般試煉之下。他不只與我們一樣經歷苦難，他也與我們一樣哀哭。

(二) 基督作為我們的例證(*exemplar*)

路德雖然照彼得前書二章 21 節所說，以耶穌的受苦和哀哭是給信徒們的榜樣，勉勵信徒在患難時向上帝呼求，但他不只將他當作效法的模範，因為他知道這樣的禱告需要極大的信心。所以他在詩篇第三篇的註釋中進一步指出，基督的受死和復活「被擺在我們面前作為例證」，讓我們看見「上帝

¹⁵⁸ Lienhard, *Luther: Witness of Jesus Christ*, 116.

¹⁵⁹ Lienhard, *Luther: Witness of Jesus Christ*, 116.

¹⁶⁰ 阿爾托伊茲，《馬丁路德神學》，289 頁。

¹⁶¹ LCP 4:360. 另外也見於 Ronald K Rittgers, "How Luther's Engagement in Pastoral Care Shaped His Theolog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ed. Robert Kolb, Irene Dingel, and Lubomir Batk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67.

如何作在基督身上，也會作在我們身上」。¹⁶²

基督的十架事件所教導我們的，就是在面對死亡和地獄的威脅時，需要從上帝而來的信心。當面對上帝預定的隱藏奧秘，路德在基督身上看到「基督得勝試探的關鍵就在他對上帝的信心。」¹⁶³因為基督在十架上不論是對上帝發出哀哭，或是對預定的試煉沉默以對，都可以看到基督仍以上帝為他的上帝，信靠上帝的公義。而且基督在十架上還能向上帝禱告，這種禱告不是自然的，而是從聖靈來的。所以基督作為我們的例證，讓我們知道，上帝如何賜給基督信心，也會賜給所有在基督裡的人身上。

所以，路德認為基督的受死和復活是上帝給我們的例證，不只看見上帝的能力和恩典足能叫人從死裡復活，而且上帝要將這能力和恩典施行在我們身上。

（三）基督作為我們的拯救

路德以為，基督的哀哭不只展現出上帝對我們的同情共感，基督的哀哭也是上帝對我們的拯救作為。路德指出，十架上的基督的哀哭，不只是「同我們」(with us)的哀哭，也是「為我們」(for us)的哀哭。因為當基督在十架

¹⁶² LCP 3:114.

¹⁶³ Pannenberg, “Der Einfluß der Anfechtungserfahrung auf den Prädestinationsbegriff Luthers,” 123. 路德在他對詩篇廿二篇 4-8 節的詮釋中，解釋了他在基督身上找到克服預定試探的方法。根據潘能伯格針對路德面對預定試煉所做的結論，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預定的試探可以說是藉由一種「盲目的信心」(blind faith)來勝過，只能說是一種推論式的確定(conjectural certainty)。關於神揀選的意旨，若要得到真正的確定，神對你的揀選不能是一種抽象、範疇式的意旨，而必須是針對你個人的意旨。從這個角度來看，路德直到《詩篇第二講義》最後的詩篇廿二篇，他以基督作為克服預定的榜樣，就還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神的隱藏沒有被完全化解。我們可以說他為哀歌立下界線，因為他認為，我們在神無法洞悉的奧秘前，不是透過發聲呼求來化解，而是必須在靜默無言裡來信靠神。但路德在信靠神的全能來克服定罪所帶來的無望這件事所說的，也適用於透過信靠神看不見的公義來克服揀選的懷疑：我們只有藉著信才能得著平安。

上發出哀告，這是因為基督承受了我們的過犯。路德以受苦的基督作為上帝給我們的聖禮，也就是基督與新娘之間奇妙的交換，他將我們的罪惡全都背負在他身上，好使他可以將我們從這些裡面釋放出來。

這位在十架上哀歌的基督向我們展現，上帝在基督裡遭遇並克服了罪和苦難。他同我們一樣遭遇上帝的隱藏，但他的遭遇是為我們的遭遇，他為我們克服了上帝的隱藏，使我們也得以克服上帝的隱藏。

對路德而言，這位哀哭的基督既是榜樣、例證、也是拯救，但其中以基督做為拯救在三者之中實屬最為重要。正如畢諾瑪(Lennart Pinoma)所指出的，路德跟隨他當時中世紀神祕主義，一直都以基督作為我們受苦的榜樣。¹⁶⁴只是我們和基督同受試探，光是這件事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安慰，因為他也強調效法基督在受苦時信靠上帝是非常困難的。基督作為例證則是讓他往前跨了一步，因為他在基督身上看見的不只是受苦的榜樣，而是得勝苦難的途徑，就是上帝所賜的信心。而對路德而言，信心最終必須落在上帝具體的應許，也就是這位「為我們」(for us)的基督身上。所以受苦之人最終的安慰，乃是來自上帝在基督裡所為我們作成的，而不是我們效法基督的受苦上。¹⁶⁵這也使得路德在他後來的著作中越發著重於基督作為聖禮，即基督作為我們的拯救。¹⁶⁶

因此我們可以說，對路德而言，耶穌不只作為我們當中一位受苦者那樣地做我們的模範，耶穌還作為啟示的上帝向我們確保我們可以向上帝發出哀歌而蒙垂聽。雖然正如彼得前書二章 21 節所說，耶穌的受苦和哀哭顯然是給信徒們的榜樣，但我們若將他當作效法的模範，會忽略了他在十架上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基督不單只是向我們示範如何向上帝哀哭，也作為我們的保證，他已經克

¹⁶⁴ Lennart Pinomaa, *Faith Victorious: An Introduction to Luther's Theology*, trans. by Walter J. Kukkone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3), 95.

¹⁶⁵ 關於路德針對基督作為榜樣、例證、拯救的思想演進，可以參考 Pannenberg, "Der Einfluß der Anfechtungserfahrung auf den Prädestinationsbegriff Luthers," 120-127, 特別是 122-125.

¹⁶⁶ Pinomaa, *Faith Victorious*, 95.

服了我們的罪惡與邪惡，為我們的苦難提供救濟。所以最終對路德而言，在十架上為我們哀哭的基督，為我們啟示一位拯救的上帝，使我們明白上帝如何在他兒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當中來就近我們。

這就是路德在他的十字架神學中所強調上帝在十字架上啟示他自己的意義。因為，儘管我們確實落在上帝的全權底下，我們也受上帝的攝理照管，但我們卻無法真正地解讀他的威嚴和隱藏的旨意，而只有透過十字架上的基督才能真正地認識上帝的慈愛和憐憫。

所以對哀歌之人來說，上帝既在基督裡轉向我們，原先對我是那位造成我苦難的上帝，如今也顯明是憐憫我的上帝。於是遭遇上帝隱藏的人可以抵抗上帝「眼見的震怒」而逃向上帝「實際的憐憫」，¹⁶⁷領受隱藏在上帝震怒底下的憐憫。儘管這對人的理性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事，卻因為基督十字架的啟示，使我們可以在苦難之中繼續的求告上帝，也就是像路德所說的：「看見一位遺棄的上帝，卻承認他是看顧的上帝；看見一位逼迫的上帝，卻承認他是幫助的上帝；看他是一位咒詛者，卻承認他是救主。」¹⁶⁸

當我們在苦難中揹起自己的十字架時，我們在基督的哀歌裡看見這位「為我們」的上帝，我們於是可以在苦難面前承認自己的無助，而向上帝呼求。所以基督作為「上帝在軟弱中的自我啟示」，就成為我們在苦難中的安慰，我們可以在苦難面前承認自己的無助，也在我們的無助裡看見「為我們」的上帝。他不僅同我們一樣哀歌，也為我們哀哭，最後他的哀哭轉化我們的哀哭，使我們不是只能在上帝的隱藏前哀嘆，而是能向施憐憫的上帝具聲禱告。他使我們藉著聖靈而能夠呼喊：「阿爸，父！」並使我們在發出哀歌之時還能帶著盼望，因為十字架上的基督讓我們看見這位在慈愛和憐憫中就近我們的上帝。

¹⁶⁷ LCP 3:310.

¹⁶⁸ LCP 3:101.

第三節 基督應許的話語是哀歌的憑據

路德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穌既為世人受苦，為世人的罪代贖；同時，他也與世人一同受苦，遭受逼迫及死亡。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不僅是上帝對人類罪行的回應，也是上帝對人類因苦難的恐懼及羞辱的回應。

路德要求信徒一方面承認定罪、震怒與苦難的真實經驗，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上帝良善與恩典的實在。對他來說，要繼續地愛這位缺席或震怒的上帝，是需要容納這兩種彼此對立的經驗，也就是我們必須在事情尚未發生之時就堅持其為真實。這種容納就是上帝的應許話語所給信徒的能力。

（一）基督作為上帝的應許話語

關於我們在生命中所經驗的疑難困境，路德將他的關切集中在上帝的應許上。對他而言，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作為苦難之人的安慰，不只作為歷史可見的事件，同時也封存在他應許的話語裡，作為美好的福音，對我們宣講出來。他說：

藉著這些事（即他的受死和復活），他喚起我們，他激發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叫我們看見上帝的能力和恩典，足能叫我們從死裡復活，他將他的復活擺在我們面前作為例證，又對我們傳講出來，以致這事如何發生在他自己身上，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¹⁶⁹

當應許話語對我們宣講出來，基督就被帶給我們。因著基督，儘管上帝仍然對我們隱藏，上帝卻顯明他的心，並向我們保證他的慈愛和憐憫。路德強調，上帝儘管是人「看不見、摸不著、也無法理解的」，他卻「在話語當中啟示自己，也只在他的話語當中被聽見。」¹⁷⁰所以，上帝在他的應許話語裡啟示了他自己。藉著上帝的應許話語，我們可以確定找到這位慈愛的

¹⁶⁹ LCP 3:114. 括弧內的說明係筆者按上下文所加。

¹⁷⁰ LCP 3:242.

上帝。同時，當應許話語經外在可聽的話語「向我」宣講時，基督就成為「為我」的基督，基督應許也成為「為我」的應許，以致帶來一種個人化的確信。於是人憑藉著基督的應許話語克服了隱藏的上帝，而能奔往這位應許拯救的上帝。

（二）聖靈藉著上帝應許話語的創造工作

路德指出對於上帝外在的應許話語，我們只能藉著信心領受，而這種信心需要聖靈的工作，當應許話語對人宣講的時候，是聖靈使人接受這應許話語。而聖靈與應許話語的工作在哀歌禱告尤其重要，因為人在禱告中需要聖靈藉著應許話語在人裡面創造信心。

在苦難中，上帝向人隱藏的經驗對上帝拯救的應許形成絕大的挑戰，使人無力相信上帝的應許。當人的信心就在垂死邊緣，有賴聖靈來幫助我們禱告。正如奧里略(Carl Axel Aurelius)所說，路德將這種發自絕境的呼救，

「不是看做人的最後一搏，而是聖靈在人裡面發動禱告的明證」。¹⁷¹這種言語無法表達的嘆息和喊叫，是聖靈隱藏而令人察覺不到的幫助。在這種禱告中，聖靈幫助信徒「與上帝摔跤」。¹⁷²聖靈幫助人，藉著上帝的應許話語，祈求上帝履行他的應許，並且將信靠的信心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盼望等候上帝的應許成就。

這樣的信心全然超乎理性，對路德來說，這種從不信到信靠、絕望到盼望的轉變，只能透過外在的話語才能發生，是聖靈通過上帝應許的話語在人身上作用、感動並施行信心。路德甚至將聖靈藉著應許話語的工作，視為創造工作，聖靈藉著應許話語在信徒心中創造出來全然超乎理性的信心。

（三）基督的應許話語作為哀歌的憑據

對路德來說，基督的應許話語可以對我揭露上帝拯救的決心，使我們得以

¹⁷¹ Carl Axel Aurelius, "Luther on the Psalter," *Lutheran Quarterly* 14(2000): 200.

¹⁷² *LCP* 3:306.

克服上帝的隱藏。因為基督應許話語再次向我們保證，「基督的受死與復活都是為我們的緣故」，¹⁷³使上帝在基督裡已經轉向我們。所以在苦難中向上帝呼救時，基督應許話語就成了我們得以握住的「信心的杖」，¹⁷⁴也就是向上帝祈求的憑據，訴請上帝照他的應許拯救我們。

所以人在苦難中禱告時，必定會經驗信心的爭戰，但人有了基督應許的話語，在聖靈的幫助下，就可以抓住上帝的應許，使我們對抗著內心的失望和恐懼。我們憑藉著基督的應許話語，將上帝的憐憫擺在眼前，來對抗眼前的罪惡、死亡和地獄經驗，並藉著上帝憐憫所帶來的盼望，抵抗絕望，等候信心的再生。

第四節 哀歌作為應許的對話

從路德對哀歌詩篇的詮釋當中，我們看到信徒所發的哀歌禱告，是在遭遇患難之際，即使感受到人的逼迫或上帝的棄絕，依然開口尋求上帝的救濟。於是人必須憑藉應許，才能逃離上帝的震怒而投靠上帝的憐憫，並在無可相信之時仍舊相信。由此，我們可以歸納路德認為信徒的哀歌禱告具有以下特徵：

（一）哀歌是一種應許的對話

哀歌是人在絕境中與上帝的對話。人在苦難中為著所遭遇的災難和痛苦祈求上帝的介入與解救，但同時人在無法化解的痛苦當中內心充滿對上帝的疑問與失望。人在苦難中，被迫要在上帝顯然向人隱藏之時向上帝呼求。這個世界既充滿了費解的苦難，卻也充滿著費解的恩典；上帝既強力地在場，又不時缺席。所以路德知道，苦難可以大到一個地步，甚至將我們的盼望吞滅，也無法向上帝呼救。因為人需要盼望才能向上帝發聲禱告，但

¹⁷³ LCP 4:366.

¹⁷⁴ LCP 4:365.

若沒有上帝的應許，人又如何能盼望呢？只有從他確實的應許出發，我們才能向上帝發出哀歌。

對路德而言，哀歌禱告是基於上帝的應許，所生發對上帝的回應。上帝在基督裡的救恩應許，令我們在震怒的判官上帝面前，找到慈父。在這位威嚴而隱藏的上帝面前，我們找到向我們應許的上帝。基督向我們顯出上帝憐憫的心腸，我們不只找到一位為我們施行拯救的上帝，也是一位與我們同在的上帝。這使得苦難變得足以承受，也告訴我們邪惡終將消除。在基督的哀哭裡，我們學會向上帝哀哭。我們在哀哭中，找到這位我們可以靠賴的上帝。當我們從這位隱藏的上帝轉向這位為我們哀哭的上帝時，我們終於可以發聲求告。

這樣的轉向是上帝的恩賜。聖靈差遣他的話語照亮他的臉龐，使我們在他的震怒面前認出這位憐憫的上帝。在苦難面前，對上帝拯救所產生的把握，全有賴於聖靈所賜的信心。所以我們向上帝的禱告，都由這位應許的上帝所開啟。在哀歌中，我們不但是基於上帝的應許生發對上帝的回應。我們在哀歌中，也經驗上帝在我們裡面所生發的信心。

所以路德堅持是蒙拯救的盼望支撐著我們發出哀歌。哀歌者的呼救，源自於盼望，交織在盼望中，也會以盼望告終。人在上帝的應許備受苦難挑戰之際向上帝發出哀歌，然後在哀歌的禱告中憑藉著上帝的應許對抗心中的失望，最終又在哀歌禱告中重獲信心而盼望上帝的應許最終的實現。

（二）哀歌是信心與經驗的對話

對路德來說，哀歌是在上帝的震怒面前認出這位憐憫的上帝，在隱藏的上帝面前轉向啟示的上帝，這使得哀歌的信心常常存在於與經驗全然矛盾之張力底下，哀歌的信心可說是「在毫無可信當中仍舊相信」。

路德在保羅所說關於盼望的事上，看見信心的本質。「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信心和盼望一樣，總是朝向隱藏的事。上帝的隱藏是信心的前提，世上的苦難也是信心成形的地方。

人在苦難當中往往受到不信上帝的試探，因為眼前的經驗會對他說，「罪惡、死亡和地獄」終究會得勝。所以信心不只存在與經驗的張力當中，也存在於懷疑和失望當中。正如楊茲(Denis R. Janz)所說，對路德而言，「信心是一件神秘的事實，藏在懷疑並絕望底下，而我們甚至認為絕望和信心是正正相反的。」¹⁷⁵所以路德常常指出，信心甚至對禱告的人都隱藏起來。人往往不相信自己的禱告已蒙垂聽，以致不斷的與失望奮戰。

所以，信徒的信心也必須在上帝的隱藏和啟示之間掙扎。對他而言，得救的把握必須一再地重新取得，信心也必須一再地重新取得。所以正如巴爾特(Hans-Martin Barth)所說，路德針對隱藏並啟示之上帝的區分就足以讓我們明白，即使對基督徒們，信心也不是一種可以理所當然的事情。¹⁷⁶在路德的經驗裡，信心不是對教義無異議的贊同，而是藉著上帝在基督裡的啟示在上帝的隱藏前所發出「然而」的呼聲。¹⁷⁷

儘管信心顯得如此微弱，但路德仍堅持在患難當中，信心還是最終的答案。他在良心煉獄裡，是信心使他得著拯救的盼望：「受壓的良心面對絕望和永死沒有救濟，只有緊緊抓住基督赦罪的應許，也就是信心的義。」¹⁷⁸至終路德發現，這樣的信心不能仰賴的不是自己的行為或努力，也不能出於理性的推估，只能根據上帝可靠的應許。

（三）哀歌作為一種對苦難的回應

路德堅決地認定苦難來自於上帝，只有上帝可以解除苦難。所以，禱告訴請的對象首先就應該是上帝，哀歌禱告就是訴請上帝的解救。所以，對路

¹⁷⁵ Denis R. Janz, "To Hell (and Back) With Luther: The Dialectic of *Anfechtung* and Faith," *Seminary Ridge Review*, 13 (Spring 2011): 51.

¹⁷⁶ Hans-Martin Barth,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A Critical Assessment*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3), 128.

¹⁷⁷ Barth,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128.

¹⁷⁸ *LW* 26:5-6.

德來說，哀歌可謂一場信心的考驗。受苦之人，在那位唯一能幫助他的上帝面前，苦尋出路而不得。對哀歌者而言，路德以為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為什麼？」而是「上帝啊，祢在哪裡？」這苦難既出於上帝，他還聽我的禱告嗎？我能祈求哪一位來拯救我脫離患難呢？

路德深知，苦難是一種試煉，襲擊我們的信心。當上帝的應許和現實的狀況，產生巨大的落差時，我們經歷上帝的沉默與缺席。這時候我們的哀嘆，也會受到試探，轉為對上帝的怨恨與不信。

路德一方面指出，人在苦難面前，會因失去耐性甚至發出對上帝的質問，這種發自內心的痛苦、哀傷和憤怒，是人出於天然本性的反應，但另一方面他也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對上帝發出的質問，變成了一種控訴，則是將上帝送上法庭。在苦難面前質問上帝的存在，是很容易落入對上帝的怨恨和不信。

所以路德認為，哀歌不是人對上帝的質問，而是奮力地訴請上帝的憐憫。他以為，詩人對上帝所發的問題不是：「為什麼？」而是「祢在哪裡？」在他眼中，詩人或聖徒向上帝發出抗議或抱怨，不是對上帝遞出訴狀，而是在無以名狀的痛苦中，奮力地抓住上帝，要上帝為他負責。他們承認自己的無助，向上帝尋求解方。苦難愈大，解方就要愈大。對他們而言，苦難的解方必須是上帝自己。所以路德鼓勵我們，當苦難或罪惡令我們失去盼望時，我們「要奮戰，呼求再呼求，用盡全力，直到我們可以確認上帝向著我們良善的旨意。」¹⁷⁹我們呼籲上帝，求上帝為所發生的事情負起責任，訴請這位上帝伸手解救。

路德同時也為我們指出，在哀歌禱告中，重要的是上帝的作為，而不是上帝的解釋。在哀歌禱告中，我們不是談論上帝，而是與上帝談論，訴請他來為我們解除苦難，而不是要求上帝為所發生的苦難作出解釋。

¹⁷⁹ LCP 3:328.

艾爾(Richard C. Eyer)指出，人在受苦時，「為什麼？」並不是個好問題。因為「為什麼？」的問題要求上帝為自己的作為提出合理的解釋。¹⁸⁰但我們無法知道上帝的心，我們無法確定所得的答案是否正確。所以為上帝作出解釋的神學教義，並不能帶給人幫助。

所以，路德也提醒我們，有時候我們向上帝所提出「為什麼？」的問題，並不能獲得答案。當面對類似上帝預定揀選這種奧秘時，我們對上帝的探問只會令我們落入不信和失望當中，這時我們應該尊重隱藏之上帝為我們所設的界線，並藉著上帝在基督裡的應許存心盼望，等候終末的到來由上帝來給出答案。

(四) 哀歌是我們此世持續進行的對話

對路德而言，苦難不只是真實的，苦難也是我們此世生活的現實。在這世上，良善與邪惡繼續並存，上帝還會繼續向我們隱藏，我們的信心還會經驗許多的掙扎。哀歌會是我們在世信心生活的方式。

我們深信基督已經得勝罪惡和死亡，在我們身上開啟新的生命，而且今日藉著信心所開始的生命，終將在眼前臻至完滿。但我們在世生活的這段期間，苦痛參半，安慰之中仍有憂愁。因此，直到終末到來之前，基督的應許和我們此世的生命經驗持續存在著落差。

所以有了上帝的應許不代表我們就能對生命作出絕對樂觀的結論。我們甚至無法說：「萬事在上帝手中都是好的」，因為苦難確實是可怖而艱險。但我們確實的安慰在於，儘管上帝的應許不能抹除我們信心和我們生活所有的困難，但這個世界的苦難不會攔阻上帝守住他的承諾和應許。上帝在他的應許中費盡心力向我們傳達他拯救的決心。於是，我們會一再地發出哀歌，並且在哀歌中重獲忍耐等候的信心。

¹⁸⁰ Richard C. Eyer, *Pastoral Care under the Cross*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 House, 1994), 29.

第五節 小結

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對哀歌的神學思考是以基督的哀歌為核心，據以建立起他對信徒哀歌禱告的理解和主張。所以他在思考哀歌時有四個最重要而不斷出現的主題。首先，他以施行苦難的上帝作為哀歌的原因，第二，他強調基督為我們所發的哀歌，第三，他指出我們因著基督應許的話語而能向上帝發出哀歌，最後，他將哀歌理解為信徒信心與上帝啟示應許的對話。

人在苦難中為著所遭遇的災難和痛苦祈求上帝的介入與解救，但同時人在無法化解的痛苦當中內心充滿對上帝的疑問與失望。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不斷的指出，上帝做為哀歌之人訴求的對象，既是因為上帝作為至高的主宰是人唯一的幫助，但同時也因為上帝往往向人隱藏。在苦難中，人雖經歷上帝的全權作為，卻無法洞悉其目的，而被迫要在上帝顯然向人隱藏之時來向上帝呼求。

路德在上帝的隱藏當中也向我們指出那位向我們應許的上帝。上帝在基督裡的救恩應許，令我們在威嚴而隱藏的上帝面前，找到向我們應許的上帝。上帝在基督裡啟示為施行拯救的上帝，也是與我們同在的上帝。這使得苦難變得足以承受，也告訴我們邪惡終將消除，我們因而藉著這位為我們哀哭的上帝，在上帝隱藏的底下識出他的慈愛，而向他發出求告的聲音。

同時路德也強調，這樣的轉向是上帝的恩賜。對上帝拯救所產生的把握，全有賴於聖靈藉著應許所賜的信心。所以我們向上帝的禱告，都由這位應許的上帝所開啟。在哀歌中，我們不但是基於上帝的應許生發對上帝的回應。我們在哀歌中，也經驗上帝在我們裡面所生發的信心。

所以我們可以說，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對哀歌的討論聚焦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應許，使得哀歌成為一種受苦之人藉著上帝的啟示抵抗上帝的隱藏的對話。信徒在哀歌中從啟示的上帝重獲信心，識出上帝隱藏在苦難底下的恩慈，據以發聲呼求。在哀歌中，信徒藉言語所發表的信心因上帝的應許言

語受到苦難現實挑戰而遭受襲擊，繼而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得著維繫，最終也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再度獲得堅固。所以對路德而言，哀歌可以說是信徒信心與上帝啟示應許的對話。

第四章 路德哀歌神學的當代意義

即使我們個人很少遭逢苦難，哀歌也不能淪為一種選項，對哀歌的神學思考更是如此。誠如里奇斯所說，「苦難被視為信仰忠誠最重要的石蕊試紙，因為除了苦難，別無他處，可以讓我們看見人最真實的宗教信念。」¹⁸¹對哀歌的神學思考可以迫使我們去反思我們的信仰和神學。

當我們以上帝的慈愛，作為我們對上帝思考的出發點，在苦難面前時，我們就會遭遇到邏輯的困境。善良的上帝怎麼會允許邪惡的存在？上帝若愛我，為何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但哀歌神學雖從上帝的全權出發，卻不旨在提出神義論式的理論解答，而是專注在如何回應遭逢全權上帝的現實經驗。所以討論哀歌神學，會迫使我們在建構我們對上帝的觀念時，必須考慮上帝既全權攝理但同時也顯然隱藏的現實經驗。

當我們思考哀歌神學時，會發現個別性或個人化的信心不但對教牧神學來說很重要，對教義神學也一樣重要。神學被呼召來回應我們信心生活中的掙扎和衝突。哀歌神學既是一種關於禱告的神學，不能只專注在給出對我們信仰的絕對答案，而是要指出我們在信心奮戰中的實際狀況。

綜合以上針對路德詩篇註釋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路德針對哀歌的神學思考，不只使我們得以正視哀歌的存在，同時也提供我們許多資源來討論哀歌，因為路德的哀歌神學具有以下三個特徵：由上帝的隱藏做為出發，以基督應許為中心，指出信心與經驗之間的對抗關係。底下將一一地討論路德哀歌神學的這三個特徵和其當代意義。

¹⁸¹ Rittgers, *The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 5.

第一節 路德的哀歌神學肯認遭遇上帝的矛盾經驗

路德拒絕去臆論上帝的形上學式存有，而是強調神學的教牧關懷，並聚焦在這位在十架上為我們受苦之啟示的上帝身上。這使路德同時從基督論和人的存在經驗來理解詩篇，所以詩篇既是基督口中的話語，也是關於基督的話語，可以與信徒的禱告生活連結起來。誠如漢姆(Bernt Hamm)所指出的，路德以詩篇作為主題，加上他的詮釋進路，可以讓我們看出他神學的焦點，不是去討論或建立關於上帝本體論式的形上學理論架構，而是透過存在經驗式的或解經式的神學，使上帝的啟示話語能夠結合到信徒的認知和情感，也就是其生命的經驗當中。¹⁸²

(一) 路德藉上帝的隱藏來解釋人的受苦經驗

路德從經驗式的解經出發，使他得以回應聖經中，特別是詩篇當中，人遭遇上帝隱藏的現實經驗。路德使用上帝的隱藏這個概念來解釋受苦和疑惑是人與上帝關係中主要的部份。或許在這個人已經自己評斷上帝是否存在的時代，談論人身處上帝隱藏底下的存在經驗顯得毫無道理，但對任何承認上帝存在的人來說，卻不能不面對即使上帝存在，他在世界上的作為卻常常無法解釋。所以，路德提出上帝對人隱藏的這個想法，實在可以符應我們在這個世界時所要面對的實際遭遇。

因為如同路德所說，理性本身會看見這個世界的運作，並且理性所得到的結論往往會是，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他並不公正。¹⁸³所以，我們只要針對人類苦難的經驗進行反思，就必須面對上帝的隱藏性。信徒和非信徒一樣會遭遇許多疑難困惑，從而引發一種身為人類的無助或恐懼，甚至在苦難

¹⁸² 關於路德詮釋詩篇的整合性聖經神學的特點，見伯恩特·漢姆，早期路德：信心的突破，李淑靜、林秀娟譯（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社，2017年），273頁。他在該處所謂路德聖經神學的特點，雖是針對路德第一次《詩篇講義》所做的分析，也一樣適用在他的《詩篇第二講義》。

¹⁸³ LW 33:291.

中，深感遭這世界、或遭上帝所遺棄。這種無以名之的無助或恐懼，在在為我們指出上帝的隱藏性。對路德而言，上帝的隱藏性不是關於上帝超越性存有的抽象概念，而是人類遭遇這位永活的上帝無法避免的經驗。

當信徒遭遇上帝的隱藏，苦難的事實對他的信仰所造成的衝擊，只有更加尖銳。對信徒而言，面對上帝的沉默或缺席時，既無法憑信心勝過這種感覺，也無法加以壓制。對路德而言，哀歌就是對上帝的隱藏性的回應。

（二）路德的哀歌神學給我們在苦難中哀歌的對象

路德從經驗式的解經出發，使他得以回應人遭遇上帝隱藏的實存經驗。但路德對苦難的理解從實存經驗出發，而不從上帝的形上學本質出發，並不是拒絕承認上帝的能力和權威。事實上，正是他對上帝能力和權威的敬畏，使他必須以上帝作為苦難的源頭。所以路德跟隨聖經哀歌傳統，強調上帝是哀歌之人的訴求對象，因為只有上帝能為人的苦難負起責任。

路德的哀歌神學給我們在苦難中哀歌的對象，對現今的世界尤其具有重大的意義。誠如斯托帕(Sasja Emilie Mathiasen Stopa)所指出的，現今世俗的社會，人既不承認上帝的存在，他們就必須為自己的存在負責，於是在苦難發生時，也只能將悲傷和失望轉向自己，罪責自己，要自己為苦難負責。¹⁸⁴反過來說，當我們承認苦難是人在墮落後和上帝關係中不可避免的部分時，人就能接受他們造成自己或別人受苦的責任，因為上帝也參與在其中。這樣，藉著哀歌禱告，人可以訴請上帝的介入，而不致被苦難或失望的重擔壓垮。

第二節 路德的哀歌神學指出基督應許的激進性

苦難是信徒的經驗，也是基督的經驗。路德強調，基督在十架上為我們受

¹⁸⁴ Sasja Emilie Mathiasen Stopa, “‘Seeking Refuge in God against God’: The Hidden God in Lutheran The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Weakening of God,” *Open Theology*, 4(2018):672.

的苦都是真實的。我們必須重新得回聖經中對罪惡和死亡這種恐怖而真實的看法，我們才能真正明白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在這方面，基督的哀歌對我們有莫大的價值。因為在基督的哀歌中，我們看到苦難的真相。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哀哭，像是對這世界的苦難，給出最大的抗議。藉著向上帝哭喊：「上帝為何離棄我？」基督向我們指出苦難的荒謬至極，而必須向上帝大聲道出：「上帝本不該如此！」所以，在基督的哀哭面前，我們無法對苦難予以合理化。

所以，路德既強調受苦的基督作為我們的安慰，但同時也讓我們知道，我們若要照實地談論基督的救贖和復活，就必須正視人類的苦難。路德沒有讓救恩或福音成為我們無視苦難的理由，好似有了福音，就可以「將人類屍骸的灰燼一舉掃到天堂華麗的地毯底下」。¹⁸⁵事實上，正是基督的十字架才使我們可以正視苦難。

生活在廿一世紀的我們，生活平順時，常常以為信心是我們可以控制的，當遇到苦難時，也希望透過我們的虔誠來控制苦難。這些年台灣教會受到成功神學的影響，強調上帝絕對的愛，忽略上帝絕對的能力，結果是必須訴諸人的參與及貢獻來面對苦難與罪惡。或者強調個人操練主觀正面積極的信心，或者訴諸虔誠的認罪禱告，控制苦難的發生，但卻屢屢落在失望當中。

所以，路德向我們指出，基督信仰給這個苦難世界的盼望，應該真實地道出災難，也真實地道出救贖。因為我們人唯有認識到自己的全然無助，才會向上帝求助。而只有當我們在禱告中與上帝溝通時，才會在基督的應許話語裡重獲真實的盼望。

基督的復活證明，死亡和罪惡不是世界的最終結局，而上帝也呼召我們在

¹⁸⁵ Jacqueline A. Bussie, "Luther's Hope for the world: Responsible Christian Discourse Today," in *The Global Luther: A Theologian for Modern Times*, ed. Christine Helm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124.

這苦難的世界，見證祂的復活，服事周圍的鄰舍。但是我們無法漠視現今天災人禍頻傳、全球性的疫病、貧窮、糧食危機，還有人際歧視、對立和衝突，這種苦難仍持續地迫使我們仰賴上帝。為此，路德的哀歌神學幫助我們道出苦難的真相，並且拒絕接受現況，既與這個苦難的世界一同哀哭，也為這個苦難的世界向上帝發聲呼籲。這樣，我們既在信心中重獲基督應許的保證，也能在服事他人的同時，帶著盼望，等候上帝的介入與拯救。

第三節 路德的哀歌神學指出苦難所需的現實盼望

路德在他對哀歌的討論中，為我們描繪出信徒遭逢上帝隱藏時的信心掙扎，從而指出信心與經驗之間的強力對抗。在苦難持續作為我們現實經驗的時候，信心都將繼續維持為一種對經驗的對抗。上帝的應許和我們的經驗仍然會保持差距。所以哀歌存在的一天，就提醒我們這個落差的存在。我們既無法聲稱邪惡的全面消除，也無法聲稱應許的全面實現，因為這樣做，就是無視於信心這種對抗經驗的性質。

所以當信徒遭遇苦難，以致向上帝發出哀告，我們不再只是定罪他們的不信，而是要看見他們正在經歷的信心考驗。因為路德讓我們看見，人在苦難中向上帝哀訴，或是抱怨、或是質疑，正是信心在對抗著苦難經驗的過程。人在禱告中自以為懷疑上帝的同時卻是在信靠上帝；自以為無法信靠上帝卻又無法放棄上帝；自以為對上帝絕望卻又迫切地盼望著上帝。人正在努力地不致遠離上帝。

路德的哀歌神學道出人類經驗的實情，既有災難，也有盼望，使我們不必去解除其中的矛盾，而能夠正面遭遇我們的生活和上帝的應許之間活躍的衝突和張力。

上帝在基督裡，對路德來說，不是對苦難現成而廉價的解答。上帝在基督裡乃是在苦難中的盼望。他為我們指出，真正的盼望只能來自於上帝，給我們

現今的人帶來很大的安慰，因為這個世界的苦難不時會奪去我們的盼望。如果我們和路德一樣嚴肅地看待人類的苦難時，我們也要像他一樣承認，有時連上帝的應許都在苦難的質疑底下顯得蒼白無力，我們的盼望絕不在於我們眼前的世界。

儘管如此，基督信仰仍然使我們得以堅持以上帝作為真正的盼望，只是我們往往訴諸於末世的盼望。我們確實深信基督終將再臨，邪惡終將消解，世界也會恢復到原初創造的美好，但誠如布斯(Jacqueline A. Bussie)所指出的，對這個受苦的世界或受苦的人，末世盼望會顯得遙遠，同時在末世盼望面前，今生的苦難往往像是被迫噤聲沉默。¹⁸⁶路德的《詩篇第二講義》和其他的詩篇講義卻讓我們知道，哀歌是盼望的動作，哀歌是在失望和嘆息中趨近這位作為我們盼望的上帝，也就是在苦難中獲致盼望的動作。對他而言，哀歌之人的盼望所在，不是那位等候到終末施行公義的上帝，而是這位臨近並應許為他們施行拯救的上帝。

所以當聖經和人在這世界的生活明顯不相一致時，路德的哀歌神學卻能對我們說話。因為他為我們指出，我們在基督裡有一位與我們一同哀哭的上帝，因此我們也能在苦難中向上帝哀哭。

第四節 小結

路德哀歌神學的特點，透過存在經驗式的或解經式的神學，使上帝的啟示話語能夠結合到信徒的認知和情感，也就是其生命的經驗當中。這使得他的哀歌神學特別在三個方面為現代的信仰生活帶來啟發和洞見。

首先，路德從經驗式的解經出發，使他得以回應人遭遇上帝隱藏的實存經

¹⁸⁶Jacqueline A. Bussie, "Luther's Hope for the world: Responsible Christian Discourse Today," 116-117.

驗，強調上帝是哀歌之人的訴求對象，只有上帝能為人的苦難負起責任。這樣，當我們承認苦難是人在墮落後和上帝關係中不可避免的部分時，人可以藉著哀歌禱告，人可以訴請上帝的介入，而不致被苦難或失望的重擔壓垮。

其次，路德的哀歌神學以基督的十字架受苦和哀哭為中心，使我們得以確實地認識罪惡和苦難之深沉真相。這使我們不致忽視苦難對人摧毀的衝擊，也得以重拾上帝救贖應許的重量。

最後，路德的哀歌神學使我們得以正面地回應我們的信仰和上帝應許之間的張力，並在這個世界的苦難不時奪去我們的盼望時，向我們指出我們所需的盼望，不只是那位等候到終末施行公義的上帝，更是這位臨近並應許為我們施行拯救的上帝。

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針對哀歌的神學思考，不只使我們得以正視哀歌的存在，同時也提供我們許多資源來討論哀歌。基於現代教會普遍忽視哀歌的現況，路德的哀歌神學可以為教會指出哀歌在現代信仰生活的重要意義。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彙整路德《詩篇第二講義》哀歌詩篇中對哀歌(lament)的神學思考和主題，特別是他通過哀歌作為神人話語交流所反映出的神觀、苦難觀和信仰觀。本研究的論點是：基於路德的《詩篇第二講義》，我們可以看到，路德確實討論了信徒的哀歌。不只如此，他的十架神學更是支撐了他對哀歌的看法。我們可以說，路德對基督哀歌的理解主導了他對哀歌禱告的神學思考，也是他哀歌神學的重要特徵。

本研究指出，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對哀歌的神學思考是以基督的哀歌為核心，據以建立起他對信徒哀歌禱告的理解和主張。所以他在思考哀歌時有四個最重要而不斷出現的主題。首先，他以施行苦難的上帝作為哀歌的原因，上帝做為哀歌之人訴求的對象，既是因為上帝作為至高的主宰是人唯一的幫助，但同時也因為上帝往往向人隱藏。在苦難中，人雖經歷上帝的全權作為，卻無法洞悉其目的，而被迫要在上帝顯然向人隱藏之時來向上帝呼求。第二，他強調透過基督為我們所發的哀歌，上帝向我們自我啟示為施行拯救的上帝，也是與我們同在的上帝。第三，他指出我們向上帝的禱告全有賴於聖靈藉著應許所賜的信心。在哀歌中，我們不但基於上帝的應許生發對上帝的回應，也經驗上帝在我們裡面所生發的信心。最後，他強調信徒的哀歌禱告乃是一種在苦難中憑著上帝應許而向上帝的呼籲。

據此，本研究指出，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對哀歌的討論聚焦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使得哀歌成為一種受苦之人藉著上帝的啟示抵抗上帝的隱藏的對話。信徒在哀歌中從啟示的上帝重獲信心，識出上帝隱藏在苦難底下的恩慈，據以發聲呼求。在哀歌中，信徒藉言語所發表的信心因上帝的應許言語受到苦難現實挑戰而遭受襲擊，繼而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得著維繫，最終也因上帝的應許話語再度獲得堅固。所以對路德而言，哀歌可以說是信徒信心與上帝

啟示應許的對話。

本研究也指出，路德哀歌神學的特點，透過存在經驗式的解經，使上帝的啟示話語能夠結合到信徒的生命經驗當中。這使得他的哀歌神學特別在三個方面為現代的信仰生活帶來啟發和洞見。首先，路德的哀歌神學得以回應人遭遇上帝隱藏的實存經驗，強調上帝是哀歌之人的訴求對象，只有上帝能為人的苦難負起責任。其次，路德的哀歌神學以基督的十字架受苦和哀哭為中心，使我們得以確實地認識罪惡和苦難之深沉真相。這使我們不致忽視苦難對人摧毀的衝擊，也得以重拾上帝救贖應許的重量。最後，路德的哀歌神學使我們得以正面地回應我們的信仰和上帝應許之間的張力，並在這個世界的苦難不時奪去我們的盼望時，向我們指出我們所需的盼望，不只是那位等候到終末施行公義的上帝，更是這位臨近並應許為我們施行拯救的上帝。

據此可見，路德在《詩篇第二講義》裡針對哀歌的神學思考，不只使我們得以正視哀歌的存在，同時也提供我們許多資源來討論哀歌。基於現代教會普遍忽視哀歌的現況，路德的哀歌神學可以為教會指出哀歌在現代信仰生活的重要意義，有助於教會更加地重視哀歌在信徒信仰生活的影響。

本研究係以路德的《詩篇第二講義》為研究對象，所選的哀歌詩篇都是個人哀歌詩篇，所以專注在路德對苦難個人化的詮釋。未來研究還可納入路德的團體詩篇的詮釋，進一步了解路德的哀歌神學與教會牧養的關係。此外，近來哀歌的研究也發現，哀歌作為一種對社會現況的抗議，帶有改變社會的力量。未來的研究還可以納入路德對咒詛詩篇之註釋，進一步了解路德的哀歌神學和爭取社會公義的關係。

參考書目

路德著作

Luther, Martin. *Luther's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Twenty-Two Psalms in Select Works of Martin Luther: an Offering to the Church of God in "the Last Days"*, Vol. III&IV, trans. Henry Cole. W. Simpkin and P. Marshall,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26.

Luther, Martin.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 V. Weimar: Hermann Bohlaus, 1883-2009.

中文著作

卜洛克。《詩篇概論》。林秀娟譯。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2010 年。

伯恩特·漢姆。《早期路德：信心的突破》。李淑靜、林秀娟譯。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社，2017 年。

拜爾。《路德神學：當代解讀》。鄧肇明譯。香港：道聲，2011 年。

保羅·阿爾托伊茲。《馬丁路德神學》。段琦、孫善玲譯。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社，1999 年。

外文著作

書籍：

Barth, Hans-Martin.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A Critical Assessment*.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2013.

Bauer, Jonas. "Enquiring into the Absence of Lament: A Study of the Entwinning of Suffering and Guilt in Lament." In *Evoking Lament: A Theological Discussion*. ed. Eva Harasta and Brian Brock, 25-43. Edinburgh, UK: Bloomsbury Pub. PLC, 2009.

Bayer, Oswald. "Toward a Theology of Lament." In *Caritas et Reformatio: Essays on Church and Society in Honor of Carter Lindberg*. ed. David M. Whitford, 211-220. St. Louis, MO: Concordia Academic Press, 2002.

- Bornkamm, Heinrich. *Luther and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9.
- Brecht, Martin. *Martin Luther: his road to Reformation, 1483-1521*.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93.
- Bussie, Jacqueline A. "Luther's Hope for the world: Responsible Christian Discourse Today." In *The Global Luther: A Theologian for Modern Times*, ed Christine Helmer, 113-128.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 Duff, Nancy J. "Recovering Lamentation as a Practice in the Church." In *Lament: Reclaiming Practices in Pulpit, Pew, and Public Square*. ed. Sally A. Brown and Patrick D. Miller, 3-14.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7.
- Eyer, Richard C. *Pastoral Care under the Cross*.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 House, 1994.
- Hovland, C. Warren. "Anfechtung in Luther's Biblical Exegesis." In *Reformation S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Roland H. Bainton*, ed. Franklin H. Littell, 46-60. Richmond, VA: John Knox Press, 1962.
- Hughes, Richard A. *Lament, Death, and Destiny*. New York, NY: Peter Lang, Inc, 2004.
- Lienhard, Marc. *Luther: Witness of Jesus Christ (Stages and Themes of the Reformer's Christology)*. Trans. by Edwin H. Robertson.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Pub. House, 1982.
- Loewenich, Walther von.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inneapolis: Augsburg Pub. House.
- Mandolfo, Carleen. "Language of Lament in the Psalm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 William P. Brown, 114-130.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14.
- McGrath, Alister E.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artin Luther'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Grand Rapid, MI: Baker, 1990.
- Miller, Joshua C. *Hanging by a Promise: The Hidden God in the Theology of Oswald*

- Bayer, Eugene, OR: Pickwick Pub., 2015.
- Ngien, Dennis. *Fruit for the Soul: Luther on the Lament Psalms*.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5.
- Parsons, Michael. *Luther and Calvin on Grief and Lament*.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13.
- Pemberton, Glenn. *Hurting with God: Learning to Lament with the Psalms*. Abilene, TX: Abilene Christian Univ. Press, 2012.
- Pinomaa, Lennart. *Faith Victorious: An Introduction to Luther's Theology*. Trans. by Walter J. Kukkone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3.
- Rittgers, Ronald K. *The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 Pastoral Theology and Lay P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12.
- _____. "How *Luther's* Engagement in Pastoral Care Shaped His Theolog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ed. Robert Kolb, Irene Dingel, and Lubomir Batka, 462-4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Rohr, John von. "Medieval Consolation and the Young Luther's Despair." In *Reformation S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Roland H. Bainton*. ed. Franklin H. Littell, 61-74. Richmond: John Knox Press, 1962.
- 期刊論文：
- Aurelius, Carl Axel. "Luther on the Psalter." *Lutheran Quarterly* 14(2000): 193-205.
- Bayer, Oswald. "With Luther in the Present." *Lutheran Quarterly* 21 (2007): 1-16.
- Brueggemann, Walter. "The Costly Loss of Lament." *JSOT* 36 (1986): 57-71.
- Gerrish, B. A. "'To the Unknown God': Luther and Calvin on the Hiddenness of God."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53(July 1973):263-292.
- Janz, Denis R. "To Hell (and Back) With Luther: The Dialectic of *Anfechtung* and Faith." *Seminary Ridge Review*, 13(Spring 2011): 41-55.

Meyer, Lester. “A Lack of Laments in the Church’s Use of the Psalter.” *Lutheran Quarterly* 7(Spring 1993):67-78.

Stopa, Sasja Emilie Mathiasen. ““Seeking Refuge in God against God’: The Hidden God in Lutheran The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Weakening of God.” *Open Theology*, 4(2018):658–674.

Wengert, Timothy J. ““Peace, Peace...Cross, Cross’: Reflections on How Martin Luther Relates the Theology of the Cross to Suffering.” *Lutheran Quarterly* 33(Autumn 2019):304-323.

Pannenberg, Wolfhart. “Der Einfluß der Anfechtungserfahrung auf den Prädestinationsbegriff Luthers.” *Kerygma und Dogma* 3 (1954): 109-39.

學位論文：

Cameron, Bruce. “Luther's Summaries of the Psalms (1531) – A Model for Contemporary Psalm Interpretation.” Master of Sacred Theology Thesis, Concordia Seminary, 1991.